或

朝

文

渔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遊王淵潭三峽澗抵棲賢寺記	書邢貞女傳後	陳司業全集序	白铈水利議	顧 鎮字備九號其京八府主事	木耳占記	雅州道中小記	整水河觀瀑樓記	翁石瓠布衣賞雨茆屋詩序	書字義山詩後	唐宋兵制得失論	經義制事具同論	王 程守德甫既述處一就蘭泉江蘇青浦人乾	卷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	ı								 							THE PERSON NAMED IN
ت	/	\ \ \	1	بد		五	729	=	三	-	-	.	•			The second second
集		(Comme)														

工部傳	娇傳 浙江秀水人韶生	桥傳 特	桥傳 特 作 特 作 作 作 行 名子	古宫由庶吉士改知縣至廣州府知府 海京市 成清谷子 电电应言士改知縣至廣州府知府 电子强通强確离 浙江山陰人乾隆甲戌 進字戰坤號清谷子	福序。在国现在有浙江山陰人就隆甲戌進字庭國现在有浙江山陰人就隆甲戌進字庭國现在有浙江山陰人就隆甲戌進	治	秀水人諸生 南麗江府和府有各兩齊維著 中庭吉士改知縣至廣州府知府 由原吉士改知縣至廣州府知府 中庭清谷子
十四		十五	十十五五	十十五五五	十 十 五 五	十十五五五	十十十五五五

1037 1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鄭先生傳			
二乙集			3				ニナニ	ニナ	十九	- 7

生後僅守其空內以相號及經與事遂判然為二雖生心害政未審不歸各于異說 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為管前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 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微以禮定郊稀大與而缺略放執不能盡悉 使不終於于道馬乃止然聖人又處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 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断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 古無經析治行之分也必東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 拾于煨爐中為之箋解訓故貫串鉤穴功亦可為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 第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為異以為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 國朝文匪乙集巻二十六 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冥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絕夫胡氏治事粹然一 而諸儒之迁疏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缓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為二各因質 所為筆於書者及覆詳馬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 出于正邀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消可為造士者 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行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于秦火漢儒持被擬 經義制事異同論

國南文图 为二十六

紫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馬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考證以端版本使 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馬佔畢恐抑亦將以不爛治事之人而 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于迁疏無用而聖經終以虚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為 國學扶輪社印

異日出之皆為有用杖原經術與治術念大道其不分同異地夫 唐宋兵制得失論

長治不當裝寫兵於農之迁談以誤園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 桑此勒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君有似馬而不知唐兵之強不在此愚常考太宗 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图主相統治此制取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為五番 從來治國者。真急於治兵君任良將取精兵有可强不可弱之和然後國家久安 上掛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成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 之置禁軍也擇善射百人為二務又選材力験壯者置飛騎武而取之也甚精其十 以為強則慎制而既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茶以亡說者謂唐之制以府兵為 則折街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殺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軍有城置主一人以課農

初年於府兵置獨騎谷衛軍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低獲車鼻裝行儉斬泥軟氣

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發然有係故横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

秃唇華請軍內有四怯薛諸軍戰勝攻取電激風發即西夏**僻處銀綏而十二監軍** 卒。東節鉞以鎮要地張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為銀檢物節。感料是而致其命始也 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軋幹山得以摊二十萬之眾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 图 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善其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彎弓南下者取 六班十部之談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茶之兵當之宜其始而納縣繼而拜 **資格兵制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逸人二帳十二宮一府五** 順枚閱之法而宿衛稍強自左右翼親自敖戰而外軍亦少震故大赦巨盗內外交 後兵半入於盗 字死於戰張慈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故靡有才遠自樞密院 情悍慢率不可用。迫道君將童贯而關額至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雜能支之南波 名臣而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應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既王繼英當言為 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統干凍在國遂以亡战曰失其所以為强則蹶也若宋之兵 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 記具韓劉岳諸人猶能吃然肚東南半壁者此也咸高閒指平民為兵取充數以與 王孝條破泥孰俟后此時兵號最强學林前停上下魚書童奴侍官習為魁木扛鄉 不然開國之初曹彬潘美皆大將水而未足以當一耶律體歌實元時韓琦麗藉皆 別文産人を子べ

義山詩前人論之詳矣其文麗其旨深其寄託要渺似說而忠義之志悲慎激發而 士為伍又可知已磨自天質以後僕固懷恩朱此學懷光罪相繼不晴而吐蕃回紀 給書前下。解職機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翻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 杞皇前舜等之奸惡士大夫憂國都當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然自李杜以下如義 更践入犯。天子往往蒙塵於外其間难以語鎮之拒命間寺之亂此字輔國元載產 為世所不意義山生則寄詩以致其懷殁則哭之。且謂義兼師友則其能與忠義之 此晚唐慷慨之士莫若劉去華一時文人未有與之倡和往復者意其人樣牙為何 為校工部員外郎。本連整窮厄以死益未當一日立於朝乃能受時事激發悲憤如 不可掩門為離職之苗為風雅之関位豈過譽哉義山初壻于王茂元既從鄭亞辟 之郊矣 **些論兵者。舍宋取惠知人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宴然而國家有可强不可弱** 山之悲憤激發僅數人馬爾其餘能言之去讀其詞乃若太平無事之所云蓋士氣 将之善莫如宋三百餘年。板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威震邊關 之類窳極臭置積亂之後教化不修士人無復有知忠義其視朝事播遷机程如秦 **書字義山詩後** アイドにはアップ・ファン 国男妹妹妹印

牙稜角噤不得言以沒成此習也益所由來渐矣義山之詩去華之對策所謂頑廉 一家為得計其於君父之搖遷机程置所惜哉故唐之亡也張文蔚蘇循等。恭然以園 |與人不復顧惜廉耻惟其本皆自士大夫不知爱時始雖然就使忠義之士鶴其齒 |勢將無所不至以庸懦僧猾之人,登進於朝廷且引其黨類率以保全祿位榮身肥 |悲吟,盖忠美本於天性,雖婦女有不得不然者。而視為可以不然於是乎庸懦僧猜 越人之不相涉歌抑是時所尚者異儒僧猜之人其有插齒牙樹枝角者動而去之 文叔蔣迪夫李玉舟沈文慰公莫不重其文而推其學客山遊後沙斗初維村張崑 崑南業於醫又善琴。其詩醇古淡泊清新微妙二人之詩不同然其寬靜正直恭儉 南网復以布衣稱詩吳下。斗初隱於寬所至登臨弔古其詩發揚蹈厲爲落而多奇 生以布衣稱詩文於世客山為心寬而龍柔而正然儉而好禮詩與文如之是以楊 而懦立者也為國者欲以風勵天下忠義於取諸此 以致绥娿淟恐浸淫成習縣嗚呼蹇婦不恤其饒而憂宗周之陨漆室之文倚柱而 往予年弱冠游學於索陽書院具門之播紳先生布衣章帶無不交也時季客山先 而好禮則同稱其為布衣章帶之詩也送乎聖賢之所為軟惜於石隱者為其懷時 月 翁石瓠布衣赏雨茆屋詩序 リーニングルルコマ

表較林道魏野之詩有過之無不及地沙張近矣得為君而與之豈不足魅懷舊之 者歌此北宋之林通魏野潘閱傅霖之徒公卿大夫所相與鄉交而恐後者出余浮 遂初投老之身,獲與共適山林風月之極或军舟而該或據梧而吟,文酒之作此於 從之族而絕不可得與子。余以乞 恩歸葬乃聞翁君石都名知其能詩好古中年 流為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於室門百有餘及人出圈聞聞其聲自然 腾越州之鹽水河蓋澗也其地在城西門外二里實峯山水自赤土雕生諸山來下 昔見豈不重有幸哉遂書之以為虎 衣稱惜余之尚未及見也他日介翁君以求之兩美相合。庶沙張再見於時而余以 思數吾間石門有方君薰者工詩畫養八分書性情嗜好有似於翁君故世亦以布 正恭儉而好禮甚矣其似客山也及出賞雨前屋集清幽疏數備然自拔於塵埃之 不娶教授生徒以自給父三年丁慶歸里始見君歡然如舊識君為人寬而靜柔而 沈京昭及奔走四方凡三十餘年而沙張雨君亦先後逝矣竊欲訪隱君子於其門 而因以蕭開寂寞之見適其山林風月之趣隱不遠親負不絕俗豈非聖賢所稱尚 **終俗。往而不返故謂鳥獸不可與養若夫時際昇平。重照累冷陳般置輔奏龍盈朝** 国南ラ同一港ゴア **變水河觀漾樓記** 國學扶輪社印

游人病馬水東坡上故有毘盧寺後翼以被州牧吳君撒櫻之西壁而當馬張之 若懸梳若緒雪離被跳盪翁張擺劃泗泗沄沄駭心眩矚惟雨崖道無飛無肚足所 轟然若駢車若奔運稍近渡石梁,沫隨風著衣袂及而若散鄉若獨雨監迫而視之 北多索橋法校竹為網穴山趾以貫首尾一橋凡東數十網經於空中人行其關賴 法至善也巴蜀之間渡水者率用竹故古謂之印作徐廣云作竹索也余聞汶川西 甸又南過千崖出關出營幕湖滙於南大金江。循門瓦城以入海而茲水實為其源 維絲纏如蔑席五重馬行篾上水汪然出馬號下。竹間疏可以通水而履之若康莊 討那其益做然以兹水上之其將隸於版圖夷於郡縣俾我聲教敷於南海晓然無 益中夏之氣達於緬甸久矣達之既久勢必與中夏合日者緬首特其峻遠毒濕厚 感馬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濟率導源西北演巡运於東南是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 全勢一攬可盡因顏日觀瀑游人於是始大恨余以冬十一月來坐斯樓而望獨有 取東南易由東南取西北難。蓝高能取卑而卑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大盈江經南 距雅州府治四里聞水聲湯濕然盆印水也編竹為篾浮水面篾相接處以木直之 可疑者適具君属余為記遂書之榜諸樓以懿游人云。

早各一、西屋繁索高楊上則以其不曳東屋屬於梅之早者其自東而西亦然剖竹 或什索兩木間則施財木馬實土布以版如是始通人行秦中名日楼道又名間道 一高師樂窩點之高善委蛇屈曲無不如意否則觸石樣率以破敗淹没云自雅州至 舞牛 成鄉於竹以為殿園二丈餘徑約七尺容雨人渡船行权杯亂石間水若噴雲 為瓦狀有沒者縛雨瓦合於索上又縛人於瓦上推之瓦循索自高以迄於果依岸 **一颗心目皆脏量至有隐呕者又松渚雜谷有溜索索亦裂竹終馬兩屋植椿各二高** 秋間瀑流怒派挟石以下。葬自亂統排擊抵蕩兄角主鎮般馬故其狀若此谿水落。 與波浪相憂摩而土人殊不為意其奇說險怪若此或云即蜀都賦所云都盧尋種 夢黔皆有之惟蜀為甚歲久組稍弛率跛倚搖蕩又久者版木朽腐缺處俯見萬石 都秀夫微外蠻孫所造作器用。大率非中原所經見又聞打箭鑪西章谷河夷人用 林林石皆槍植劍至蘇輒背活足瘁澀不能舉馬蹈其照願陪行人墜萬仍下肢肌廉 巨木水科出松與上壁穴平舉木橫上穴中。便引其首級於木松勢平後固以絕或鐵 人為道點中。水張則從偏橋以行。偏橋之制先鑿穴石壁上下二三丈復鑿穴以楮 小關山雨山皆壁立谿中石繁聚然岩卵若暮若彈丸若缶餅幾釜大者若丹益夏 則則解其縛以行他若財貨器用及嬰兒皆可用以渡渡者如激哭其下石如犬牙。 國南文图 光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丈矣。令欲使內水之通暢必先使外水之不心此范文正公用湖不用江之說此前 謂震澤之水歸注白前入海此殊不然按桑氏舊志白節本係湖泊與海隔絕張士 諸湖之水。流灌遠近蘇太二屬數百里間視白前之盈酒為利病故所關為鉅也說者 形高阳潮沙能入不能出早晚雨潮母朝積一箬之厚。一歲積及尺餘不十年而 知昔人已思之熟計之周也其法當於港口察長堰以拒湖南北支港悉令包於堰 通海甚詳且備後人不考耿氏之書沿穀洩湖入海之說反以不通海口為創論不 令耿如把精習水利其於邑中諸港標小身編度形勢定為全書其論白茆之不可 引其清流以刷海沙而强潮日進淡沙日積白節之不能不塞者通海故也沿海地 流諸邑派遠流長為利最溥自與海通海近湖遠則海强湖弱湖水為潮所柳不能 果為向來通海之道豈有旋落旋於若是其不可治者哉蓋白前本受震澤之水旁 十六丈人 本朝三次與挑始猶十六丈後為十二大港身愈完其塞愈速而甚若 誠據具乃溶其東道以通海運不數十年而港身於阻夏海諸公相繼桃治間皆三 白節港西距震澤百五十里東北皆逼大海旁引陽城相城施城巴城傀儡及邑西 內然後盡力挑潛以復十六丈之舊規枝幹相承深廣如武使西南諸湖之水並超 白茆水利議 顄 鍞

國朝文歷 卷二六 國學扶輪社印

洩則開堰滿之。俟其稍平仍復封閉底於沙無自而入內水可以通流此經久之長 文滙容納有地旁洩有右不致漫入低田設遇大潦湖水暴張諸支港不能一時宣

策也更有當為預策者大孫朋堰之時水勢方張湖海陡接波衝之下。恐致潰決當

問利於近外之說也說者又謂江湖河海天地之血脈震澤諸湖之水併注下流今 於堰外里許建閘一座閘設兩重厚板開堰放水傑由閘門而出水平潮進下板截 之堪外之間既可拒強溯間內之堰自得從容整頓無倉卒漬決之患此宋趙霖建

築堰截之譬之人身血脈不遜必致疾疣非古人決之使流之意竊謂人生敦竅既 欲釋其疑或於堰內別開引河風曲其勢以通於海海歲挑濱毋便淤滯亦說之可 甚緩又遠有吳松江劉家河近有徐六浬福山港諸口洩之無遇血脈之閉也今必 有定位即有常職無故於耳目口鼻之外,另生一竅則人受其患兵湖水西來其流

陳司業全集序

後學宗之如昌黎廬陵無他道存馬耳見道明則無游難信道寫則無節說不得已 欺心皆無預於文之數者也首歸熙甫當王李盛時獨抱遺經於荒江老屋之間而 道之題者謂之文道不足而以文自標於是乎襲史漢親唐宋獵取膚末以自欺而

吉而遭喪者之變禮所謂免喪那娶我即不恐即古之義所謂弗娶而後嫁之者益 為政嫁遂使夫婦大偷幾成市道聖人制禮之意始不然迎夫婚禮自問名納果以 志者亮哉吕子之善持論也世儒都以未婚守志為非禮震川歸氏作論引曾子問 要東吕愚畦為 那貞女立傳。取例於故明革命時布衣傭工之人蹈水投機以成其 先生著述之大百要於見道明而信道罵則鎮風替所服應而自謂無失言者也經 到月に重したこと 至請期告言皆父母之命也父母殁而盡廢其成命有是理乎曾子問之言特告 壻之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蓋歸氏承孔疏之談。以免丧弗娶為別娶以弗娶嫁之 **咫寧錄諸先生言之備矣不復論論其文之繼熙,南而起者實有道趣以流溢其間** 快謹承定本刊布以鎮辱與最深謂當有言以誌其後自惟學将無随愧員師門而 所著若經思若掌録若詩若文皆手自刪治銀有成本他日或付諸様戒勿失其於 慎持擇之意其重自顧籍亦愛道而堅護之也今先生之長君養豪群諸種都為一 生其雜屬光生前易置數品郵書示鎮就就於說經之難述作之不可為四及生平 而後言故言不可廢不得已而後辨故辨不可賜有道德而能文章為屬爾而德非先 而非世所尚之徒文也後之讀先生集者能潛心涵冰馬其亦可以因文見道也去 書那貞女傳後

世東、万月一美ゴイ 少北上坡陀道紫於芒草割面攝在盤牌下坡西南行稍稍見室處中多水田田勝斜 斷知其不然者歸氏據以律守志之女。非其義先天王竭不住齊而死確謂之忠臣。 至白鹿洞即奮欲往觀被掣不得去越日雨霪霪逾月不休。宿疾復張不任勞即夏 之拘牽使猪淵馮道革不得有所託以自說馬。 明明納其聘第而以身許之者哉思胜之說殆無可議者因級數語於後以破世儒 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以草恭未仕之臣,而能盡臣道古之人尚猶題之況 免喪時那娶進久而後嫁之也輕義宏深非淺學所能測識要於別娶改嫁之云斯 竟 窗與不視坐兜子西嚮循車爾山南麓 態下削肩者側足行一里所五老迎面出 四月。始開電病亦解。因約建昌學博徐思廷慎以十四日。由棲賢抵秀年為竟日遊 交作水飲方插秧秧馬錯勝間歷仄流曳踵不得快意久之出五老右又三里至馬 涓涓首石够出下注小渦如盆盘旁銷天下第六朵五字曹秀先書即陸羽所品朵 頭漢陽等在馬七次露一角復北行轉西三里至棲賢機下兜行未至橋數武有泉 匡廬之奇以永泉之奇以青玉吹瀑布次則玉淵潭三吹澗余以乙酉閏二月八日 也其水亦注三峽橋築山石為之平曠可周覽俯視澗底亡處百千尺溪水官爲俗 遊玉淵潭三峽澗抵棲賢寺記 國學扶輪社印

為石人峯少東為紫雲西南為太乙皆信問卧龍庵劉西澗祠則不省石人峯頂有 學博別解論稳不能得主名。回顧局夫告不知所之迺遊退傍龜等峽浙寬水瀰漫 朱子遺刻紀年為落照己茲刻稱三峽門謂是橋也又半里所有嘉定年紀遊刻與 流一年石鎮三峽澗三大字。遠不辨款識橋西有觀音庵即唐飛來亭。轉北嚴則有 其腹一水從西來荡滴峽中。與石為關跳波震響。沸耳眩目。煙霏雪翻寒入山骨下 謂之龍潭。志稱玉淵金井者是兩崖倉壁既絕直下其上遊多婉石或臥或立雅出 石際淙淙韻金玉少西入松徑可里所四山忽開於響復發有白石大數畝橫亘吹 底半要如戶順奔端下注其氣方悍為石所阻激而騰躍懸流飛射飲簿成霧准為 **登雙鏡樓跳覽都湖湖光與夕陽相射如天際落霞其南為百花園相傳字渤藝花** 船敗板出潭底與不足信復專松徑行半里至寺主僧為開則順通世法指寺後山 奏望之平行無奇特問山中有處不果往 五百阿羅漢像日已下春不盡攬亦不及至秀客送歸取道太已落南過淨成精舍 國石欲座者為繡球率,亦未識也已而出水髮的客復引至後模出示許虎臣所畫 深淵潭作紺色遙睇石上有玉淵二大字乃知是玉淵潭字洞謂若有龍唇嶽靈出 入左右不余欺也律個顏機不忍舍去核賢僧有來迎者言是澤通海數年前有海

|萬本。今無存者間寺中多古刻亟訪之僅稳京包帚書龍虎慶嵐四大字。移將嵐字 水田間耳目間曠七尖五乳可思思數行十里所至慶雲奉下過萬杉寺寺甚有杉 壁构突處於立倒接力倍猛勢倍加跌落潭底聲倍處回視三峽流又如大小巫矣 穿竹林下坡陀器然天開雙壁區立不見其項瀑源從漢陽來此為所限者非統出 竹竿作黃白色其東諸峯悉隱不見亞問青玉峽主僧洪規乃導余從殿右少折而南 勝處南唐中主為世子時以萬金買其地為書堂僧位後改建僧舍名開先康熙中 移置龍虎字下。其項石損敗不足觀遂行二里抵秀拳寺。寺在鶴鳴拳下。居廬山絕 雙劍東破壁腹而出下垂如匹練石色紺亮通翁謂飄白霓挂丹梯者移佛東之遇 所謂萬仍黃嚴瀑流過招隱橋者也觀鳴之西為雙劍犀牛香鹽諸筆寺中皆望見 洪規言大雨後山泉茶注駕風掣之騰雖蕩激莫可名狀今平平耳聞之神往曩者 之而犀牛即便劍支奉昂首上向頭角新热文殊墙在香鹽拳在黃嚴之南隱隱如 十五日晨起同徐君率諸生行釋菜禮畢随用饒坐究子循舊徑至馬頭直西行道 國南、文图一人光二十六 恨不冒雨來也收上鶏第一山青玉吹六大字米常書除多宋人題名吹之潭為龍 御書秀奉寺三大字類其門乃易今名門右有招隱橋形製如三峽門既亭尚書 遊秀奉寺青玉峽觀瀑布記 國學扶給社中

或如蛇或如蜥蜴未成者土人或梅而陷之其是物験既至秀奉拜佛已亟造青玉 惟紫霄五天表與五老相抗少折而北為詹家崖崖裂數百個闊數弓亂石錯溝勝 道仄滑不可與易见子度王陽阪行三四里微見日影漢陽以南諸军若劍戟排立 一整以引水東坡詩餘流滑無聲供寫出玉紙謂此也今堙廢乃立小石當當之不覺 有鄉哉之數學博方在潭際納小魚余病不任久立至方丈小憩間寺僧書堂所在 國朝文 進一卷云六 萬霆齊發而電光作也有物蜿蜒隨水涌去不能得其狀余聞廬山多蛟形狀做說 間若施椎盤者村人言前八日。夜半大雨滋湧若星漢倒塌山石觸激火光迸迫若 不果越丁亥春雨益得至夏仲少衰遂命眉與循西應冒露行水流草問河泊作群 門畿乙酉初夏乘間過三峽門抵秀奉青王峽歷覧諸勝欲遂往贈雲訪右軍是池 南生定家人言峯頭雲起恐有雨處歸次日乃追紀其事 為方池尺有咫其水正黑邵二泉題墨池二字。嚴壁有率空洞瀑布詩少選徐君來 認舉的明對余為辨其非僧亦不甚了了。堂久底其此定 池池南有小石窓為腰股形。上題浴仙池三字。池上為漱玉亭事有龍井宋僧若愚 匡盛地氣蒸煙罅煙絮緩瞬息瀰漫淫霖傾注涉月兼旬每三四月開跬步不能越 遊贈雪寺重過秀峯模劈記 御書亭下有小泉次然

遏迴阻力弱不能穿壁那叩之僧不省為惘然久之出寺門右折上招隱橋北望鶴 主名選睇碧落閒隱隱為金輪客赔雲寺在其下自招隱橋至十里許道皆坦復東 **忠雙劍犀牛諸峯明若列眉香鎮黃嚴參差雲影中。直西林壑深秀實際重複莫得** 恢觀瀑布布水臺以上無涓滴下注非復衙所見懸流飲薄者直具泉遠來或有抑 **肩與抵赤赤廣數百畝舊名歸宗。雅正中** 因舍為寺故殿左奉右軍像像設不古類近世所為墨池在寺東南陽號石為矩形 **陶公醉石及歸去來館不及往是夕宿寺中天氣蒸熱晨起望嶺頭雲如裝煙上出 並時尚未花而葉色可愛復生松亦蔚茂相傳明僧達親所咒而錢某達觀傳不及** 廣長皆二尋有处水作藍色尺止水類然志稱其色正黑妄也容而前小池中夢勢 極幹愈此飛激愈高玉淵之勝於是觀止同遊者南城陶太學嗣曾星子汪秀才理 核舊尋欲滴道石碾呵碌碌足下隨峽腹中為蛟水溫潘墨石成年水鬱忽作力愈 出險欲登白竹雙鏡機渦水開怯不敢渡乃折而北從三峽門徒步抵玉淵夾道松 僧恐有雨與夫代歸遂東至萬楊小憩出坐兜子。瑜三靈澗溜急石場。然覆者再既 之亦可疑心玉無泉直寺北數里石鏡奉下遊西五六里為虎爪崖其下為栗里有 成臺 置二尺許。石質粗而形 酸豈慕東坡怪石供而託之耶可發一集門外植荷千 賜今類世傳右軍守澤陽時十定盛山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公當之矣自偽學之禁嚴士夫爭諱其師經言傳說無敢涉朱 失權重華。骨肉之變為人臣所難言而公因震雷大雪應認上言以為陽方升而除 經始於乾隆葵未之冬。閱三月告裝豐堂異如還寢有他周垣織之制加恢馬用棉 **筆理遺構請官復其祭。而故此之佔放者。卒弗克歸後四十年。為乾隆丁丑其後,** 舉。餘址為旁舍佔城無以揭處妥靈雅正初其十六世孫之居常熟苑山者日某某 濕時在五月九十雨日。 得究其用質慶二年期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諡文節當公為御史中丞時韓任青怙 山為崑山人這熙中賜進士第一。歷仕四朝出入中外晚麥大政卒為權姦所阨不 之雖久未有作乃乞予紀實而係之以銘謹按公諱淫字清成其先由華亭徒居崑 苑宗之預斯役者協謀播規以垂承人追遠之義於斯盛矣惟是繁羊承有石麗陰 某等。西陳敘顛不請於學使者下有司正定之悉反所侵地遂撤故為新東工齊事 宋太師素國衛文節公祠在崑山縣地區五圖官給編銀奉祀嚴久防剥祀典廢不 制之則君欺於臣夫陵於妻有一於此皆能致亂又上殿言壽康禮曠默陳懸繁所 定策功。恣睢跋扈負乘致鬼公首發奸狀定計訴之事具史傳先是光廟渦於悍后 國朝文匯題卷六六 重修街文節公祠堂記 國學夫衛士中

衛之南逐暫居華亭是及間敬於崑始與洋洋石浦公挺其靈瓜瓞有線苑陽是於 心息邪說其功宣有窮哉宜乎有賢子孫以昌其緒而祠之廢而復興父而益大益 門一字者公獨奏請召選朱子。復移文新安刊布其所著書公之扶持正學以正人 則某之子某也其合貨偽功相與有成則其某例得備書銘曰 時不繼然試輒冠軍以故從學者飛得束脩毛稍贏輒分瞻親故雖日不舉火勿 **賢良祠公少貧站苦力學。年十九、補郡學生丁內外報毀家吃喪葬。生計日常館** 起家。歷官都察院右食都御史巡撫湖南福建追授禮部尚書。 崑有公祠替於中葉有司上陳祖豆斯輔閱世既長四字類為民居午交割為私常 其筵肆肆式為爾晓以饗以侑告孝告慈水源水本人孰無之實石勒銀子孫其思 有以致之然也的其其之求復祠址也事有所格抱隱恨馬今之繼起而成其志者 也。迎翔諸生間久始以年例貢成均又四年。登賢書明年甲戌成進士初雷陽柳 公有賢為在苑之陽追達反始繼序不忘擊陽錦魯復我許常作廟養養文構子堂 我能當事延公掌其執多所成就釋褐歸諸生復邀公請學其中里居五年足跡奏 公諱職姓陳氏字文與一字眉川海康人世族單寒祖父皆潛德弗耀公始以進士 陳清端公家傳 賜諡清端

堪者而公恬然處之終其見非卓有定力者能然數 一舉此入對實末仕時律身如此調選得福之古田令。古田穴山而居,丁田清錯賦役 當及公門於人世色直無絲乘飛每謂食不在多得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當 致誠正之學海外如鄉魯時撫閱者為僕封張公相倚如左右手。閱人至今樂道之 夢夏臺故舊治即請革官莊除酷吏恤番民鼎新學宮 建紫陽祠於側示人以格 一土者率生界去公機被之官即條具八事請於大吏行之而賦平役均民以蘇息報 父子曠隔數千里不能具身車通往來像從一二人官廚惟進瓜蘇皆人情所萬不 為閱擬乃奏請與築馬公自筮仕古田至為巡撫二十年子身於外未當处致幕客 十七處海潮沖盛幾截朝水漫溢田廬民失業公當告諸當事倡議捐修無應者及 治行第一事具史傳卒年六十有三雷郡東有洋田萬項為海康遂溪錯爆段岸一 前後在臺八年。遂巡撫湖南以監司府節錢盐暖與也明年移節福建三載報續稱 崇德属學為文章根本校課之餘留心民瘼作金川六要論上之行省未及代調巡 一最調臺灣復原便宜十二事以與學廣致為首務時臺邑歸化聽悍不馴公任事五 輕重飲民通逃轉從點悍者或職聚山林好支藥牙其間租許喜軍校持短長拉斯 年。而民知禮鎮已入為刑曹郎轉兵曹分校禮聞稱得去年奉命視四川學政以 到別文産したことに

			*	子也夫里主之知人也公居家孝友在族黨間怕怕該子弟率又似絕無奇特之	•
				心無奇特者其威德君	一選等扶輪社印

記成記事做貨車功神其整班職或職官請聚艾積新以身塞無比民則何事在此 事。會華亭陳子龍以給與推官監浙與公故與陳養因合謀直揚其巢穴斬偽大王 當公視事賊已蹂躏五部勢益焰莊烈皇帝初各司會熟撫按知公才被公監紀軍 者率大兵強馬及是撫按交疏敘功疏上不報公在廣信潔己愛下**尤勤於吏事不** 吳赦貧生擒干里眼九爪龍等先是鉛山冠鹭鉛山隸括州州縣官莫能敢何公本 別月と重要とこと 熙年酉年八十有五年。距生萬麻丁酉益八決西矣子源越字準巷進士官給事康 敢 邻遂遊跡梅會里杜門不與人事順治三年丙戌巡撫某公以疏傳公誓死不應康 灾去其自信於明神如此十七年都有旨内名南治號福王監國起公吏部主事柄 機攝視州事招流內撫良養而身出緣鄉見佐官兵得樂盜魁張昏傲宵逸至前主 千餘里為道逃義聞中流人藝藍樹添者主客不相安羣聚為盜四方亡命附應之 公諱鑄字縣各秀水人崇祯十年進士除廣信推官廣信地界浙閩山谷深邃逶迤 相馬士與使人風公回若來何操公正色拒之授禮部相於明年奉使在堂陪京失 日自遊战旱疏訟於神日惟民依神惟神祭職職如酷烈淡民神其整諸職如 · 說開宏詞制科特疏薦當湖陸先生雕典學者稱馬。 朱辰應

国中、万区里 一太宗皇帝兵翰界號自黄厓口大人邊吏望風棄城北大兵直抵城下鐵騎数萬職 知策城居數月 感运乃益折節讀書崇預己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知建安縣第一年有治聲胡 屠太宜人教之母孺子即念父當力建功名庶有以補父志必自發者若父已與公 萬麻己未進士天敬初以營経司主事。奉教偕内臣督造桂王府越二年宫殿逐壞 城悉四十年卒不少渝其志云 改軟易報公奉命祭告禹陵未渡錢塘間宏尤王出走跟路歸設壞惟望吳門外哭 朱辰應只申西之際明運既後人心亦去士大夫有學持文遇身東國釣者尚不恤 踊復命此與公孫歸父之於魯宣公蘇武之謁武帝國縣何有二哉然公礼亡國之 定沈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謝直麻而未恐願依萬里以常居學使者想遣之而公母 坐法罹碎公時為邑苗出痛又死非罪投牒學使者云緩榮職父生有愧夫項倡於 卯京関鄉說清難兵入棄官去入水嘉山中以死八傳至公父屯田郎中韓道素登 以史事後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兼太常右少殿同方公孝孺主己 公諱承延宇萬公一字澤外其先河南人遠祖諱遜忠由蕭縣使后嘉興明洪武初 高工部傳

一立信策盡出腹內兵緣江設守又請聯絡兩河躡賊關陝願屬案裝為士卒先史公 者選以不次功上人人擬公當收推章下所司。主者邀重路服不覆奏久之竟以考 學之師燈 家扶也沒然日所以明顏偷禄者欲立尺寸之功畢父志耳。今宴然處即署守先人 太宗益歎吃將疾攻會援兵至遂解去是役也公自分必死幸獲全不解衣二十三 |器水棚中,分要选擊,多死傷又解死士。乘不備夜薄其累重奪回子女數千人 南去將復循故道出塞命盡斬郊外木琛城為柵又穿堑九重嚴備以待無何師轉 **踏如震雷色人驚恨不知所為公開城中兵得千餘率之登門,環城後視指揮開暖** 職如初志何乃上書請盡削官職以贖父罪福清思其志命所司復屯田原官公遂 肚其言草創未服稍遷工部虞俯司主事公見時事已無可為而虞衙者屯田公起 功法改議淫縣以去又明年都城失守。福即南渡公上書史督師可法請如宋臣汪 戰 截南山左連破数十城俘生口 輜重而北明年四月 復至賢城連告信城公列火 太宗中指司書生乃能為此居九日。遂引而退時壬午歲之十有一月也公度師雖 如平時人始少安就謀知管中方聲大歌伏以擊城公募死士夜槌城出徒其向反 日云當是時天下大亂中原靡漬莊烈帝峻令甲紀守土吏有失城者死無故全城

國身文理、光二十六 歸俄而南都復敗家居日鬱鬱不自得越三載遂以疾卒。年四十有六初公知遷安 國學扶輪社印

|時濟艘凍絕機縣陸輓四千石公請減半為移解在縣與水利關屯田。流冗歸者干 吾師謂舒城胡守恒也獻賊犯舒城胡死之公捷禮聞胡時以編修分校實種公師 上百戶。調寶城通河漕清隱占民大感化旣去官與其客飲每酒酣輕憤惋回我愧 生間素以節概相勵而不及事任常以為憾馬屯田公天才卓絕筆墨妙天下職古 人遺蹟自娱公亦好聚書多至數萬卷度處其中校勘不偿時復卒卷掩押日先人

有知魂魄猫應者此也

在音灌夫痛其父孟不得於時。志欲以軍功自顯使天下知有其父卒破吳夷立節 朱辰應日人臣事為遭時不幸若屯田公者可悲也處部以始茶泣血之事慷慨自 公卿間虞部之志與夫何異哉無償罰不可以為國有明之季。天下多故矣始亦欲

持三尺根積玩卒之法不勝弊即質城事觀之其大者可知已嗚呼可不鑒哉

徐氏雨烈婦傅

姑為女明年四月賊陷隨州公與其次子摩樑死之趙氏負申始將出道遇賊與羣 婦女俱被掠驅登城令釋所抱女趙氏不可賊揮刃刃申姑趙氏哭且罵舉手扞格 徐太僕公有妾日趙氏燕人也以崇禎十三年。從太僕公之隨州公命撫嫡孫女申

|八指俱節中姑墮趙氏馬蓝属隨奮身躍下賊俯刃不及投以石碎頭顧死越四年 清谷子曰徐氏一門父死忠子死孝妻妾死節嗚呼抑何烈也左史譏伯姬女而不 妄處妯娌無問言肇縣死孺人歸依其父父諱龍德以和州通判家居同其妻侯亦 字學為重養媳而其姑悍且淫私於里中豪稍長女端麗有殊順豪見而悅之四姑 烈女奏氏震澤人也。襁褓喪父再期又喪母。村於兄兄亦死年六歲無所歸所親許 死於兵者也初趙氏墮城下。申姑被刀未殊更匍匐相就死懷中二屍隊結不解遂 順治乙酉関六月 大兵下嘉與肇禄妻張孺人先絕食數日聚為重衣複務宛轉 歸至是絕音問已五六年女惟與姑共晨久姑度女不吾從也益思中以符會女浴 級鄉周身密縫下屬機優乃投繯死詰朝城破矣孺入以崇禎二年歸孽棵約束婢 刻別文産したこと 納豪於室之此旣入鍵其乃縣簿之女驚呼其應是日裁爷衣未就有鼓在案取以 以金姑旣暱於私又利所有且不欲是女之獨清也誘之弗聽捷之極楚毒鄰婚憐 嫌張孺人其婦矣哉趙氏亦全乎婦矣余讀徐氏家傳並著之以廣其傳爲 併棺飲張孺人死時。溽暑煮灼五日含險面如生 而詢其故終不為吐實先是女之累縣隸也取其子之樣記友人攜之為商舅死始 吳烈女傳

前最中左股豪雨手猶抱持女身。女且拒且呼持致亂割之口裂其盾又數處聚不 勝挽風乃恐痛逸去而潛持女聚水鵬言於外。女曰是難以自明也計惟死耳姑則 稱快。 去為尼不吉。上之字。乃吉。卒之濯淖污泥之中。蟬蛇於濁穢即其父母而有知亦當 如此人執不死就如烈女之死之為快哉初吴氏家門俱登鬼錢所親擬以是女上。 溺於門外之漢水中而死時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十四夜漏二刻也及旦姑猶未之 姑欲為任始為之我不為死不為也引致自割會都姬至奪其就是多易種獨竟自 操巨軍電而前口汝以死懼我耶我姑娘而視汝死女悲痛不自勝乃飲泣而言曰 姑豫為禁乃更小緩與鄰女伴。款曲如平時。晚啜粥一甌旁人又簇簇和語見乃今 官既受養賄格不得舉事乃良初女之激烈欲死也。守人簇獲私語謂不可挽屬其 清谷子只嗚听若烈女者其處境之不幸可謂酷矣然以唇椎之年。而能卓然自立 近來觀者如境艦成長數出落而士子亦有當扶欲訟於官請諸 朝以彰其烈者 可不死矣而烈女竟死年僅一十有六 知。及於其女尸出馬乃知其已死也置烈日下色不變既飲香氣馥馥從棺中出逐 **亡妻行述**

一語反覆思維理不可易今年春精氣益耗謂予見予始不能久矣因誦春點到死絲 · 覆無為每日之夕。何兒女熟睡即籍燈操作滿三鼓餅火階滅兩齒相搏死死有聲 為驅至因不能支乃始一合其睫子常館於外家惟一被攜以去至冬妻鄉敗駕有 失館家食而先大母即世子方局章無所指裏出首師章身之具盡售之以供喪费 |妻徐氏名錦生雅正二年甲辰五月三日歸子之歲為乾隆十年乙丑越辛已九月 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白點然而罷秋初幼兒又隨河死自是悲傷劳苦內外交攻 易、當手書卷尾云宇宙問古凶消長常相倚伏故天需血何莫非出地滅頂軍逐為 念大姑年老不恐以此傷其心請以己所有者钦之大母喜為一寬之署云明年子 **鐙火下生觀書史為婦頑諳大義來歸未期會予女弟將出嫁先大母焦勞益與妻** 二十六日即世兄婦子一十七年。而春秋三十有八妻生而聰慧少治女紅即能於 谷占。號院有悔動乃引言習次心享。行亦有尚是以君子順受其正义當拓房壁云 則終室環走令媛氣自內出即又操作如故旣解衣見女體若水結哺以乳輒惡嗎 時予寝處靈右妻獨抱兒子入席或夏不具悔帳蚊蚋皆慮兒啼不可止妻持敗南 國朝文匯《卷二十六 以故兒女都不能長養而妻亦以此彌年我疾榮其身妻能為該中年獨好潛玩大 八未能樂貧且須安貧未能安貧且須耐貧能耐貧須常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二

市實死於顛賴拂裝有不忍言者悲夫悲夫,徐氏世為嘉禾右族子嘗文其智王考索持先生墓所謂忠孝文章萃於是父是子者也王考安吉州學正諱天被考秀水常是望許完於顛賴拂裝有不忍言者悲夫悲夫,徐氏世為嘉禾右族子嘗文其智王考舍人諱光烈女孫遺有紅餘小草一卷,其家庭頭行,亦多可远略而那載云。舍人諱光烈女孫遺有紅餘小草一卷,其家庭頭行,亦多可远略而那載云。	病骨不能支兵疾馬細數家事有條不紊也又竊自歎日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死

件之。予讀之不覺淚涔涔下也相 與以不羈之才。弱冠走京師。屋屈場屋及擬甲科 吾及諸桐與下世十八年矣其子開泉秀才·東其所存應制與唱酬之詩·乞子序而 概食不以為苦每一詩文出至相激賞歌呼達旦意流之家俱不可一世甲戌春子 入中被主試山左。分校禮聞大考京察皆優等一時蔚然名聞天下 相依僅收其旅裝遺稿思公諸大雅之林以續其一生之意命。嗚呼亦可悲矣予亦 文典冊。百不存一。開泉以非角孤童與其母夫人處海濱窮解之鄉晨編夜續性命 年。輔以抨去領貨了官連傑化無聊卒於野清士友聞之莫不流涕其生平著述高 天子以其久值軍機有幹濟亦 敕守辰州君亦願喝心督以圖報稱乃抵任南 火之中。曾不可以一瞬而猶虧断計較於一篇之去與一字之工批以付諸不知誰 吾三人中。秀而實者惟君可必矣而亦處止於此人世間竟枯榮惟類倒於電光石 選調轉徒江廣靜框起用洛陽令不數年謝世獨喜桐與官職聲名後來居上意謂 丁卯入都就試出雅始與桐與及毛靜極訂交久客居貧連臂入山者五六年散表 預館選柯與亦以持試第一人補內閣中書而靜樞被點杜門痛深級羽此子中随 何之人不亦可以已子。桐與詩文俱私淑於蘇文忠其在軍機受命屬其十言立就 二研輸遺養序 平宝臺

為諸鉅公作碑版記序甚多既成越焚其稿此二編者。非其傑作。亦足見所得之不 國南文图 表江江 雜著差多亦漫不收檢不足以遊人眼開泉能為此刻以傳其父之詩桐樂可謂有 子矣苦雨寒鐵巷居蕭瑟予以後死而得序君生平君於夜臺不顧聞見悲喜當何 小矣靜樞長桐嶼一年。予小桐嶼二年。靜樞鄉會程墨膾炙人巧迄今不存一字。予 國學扶輪社印

皆當識其姓氏知其功烈而後超走拜跪精意相屬今乃恢宏其廟聽樂奉其邁豆而 親自在懶夷人不知耕作變相示教真人感有功德在土尊為土主是地予承乏酉 神之姓氏功烈不發家喻而戸曉則神與人不能以精意相屬而欲其福佑斯民不 陽下車之日。吏人以謁川主廟告詢之則稱神楊姓古之治水有功者予疑之蓋川 德亭 其功以為世世生民之所利賴遂翕然奉之為主馬如滇南有土主廟相傳為 平全川之境軽之百世而無窮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可同日而語者也川中人食其 亦誣乎。予故揭明川主之神為李氏以為州人告便銘德報功之志毋或與也夫以 穿郭流以通楫又云在春世已著横於旅常至我 朝益重光於竹帛雖未明言神 者可以為一川之主也時前在任百度未與且州中未有志飛無從質辨此明年始 神也何以謂之主主也何以屬之儿必其神有樂災择患之功敢養生成之極普被 之姓氏而川主之為李而非楊已決然無疑矣且夫食其德享其功者雖婦人務子 做其法通省皆收堰限之益樂利無體馬宜其廟食百世過及州郡而未聞有楊姓 中治水之功莫大於秦時蜀郡守李公察俱獲邑利濟農田遊成千里沃野後世做 **到月之重 美二七、** 和之言。過謁及祀至川主廟展禮畢。周視核棟得前任都公題額云班江水以緊隐 川主廟記 しっ 吳大勲

						· 額中。	石夫川主之神。其禦災得患之功教養生成之	予臆揣之見而喜命公之先得吾心也予幸以不認不可不有以誌之律他	, . , ,
							德已略具邵公題	誌之律他日作志	世紀 本東 本公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為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 鄰詳稽其夫家之眾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徴令以辨施 法百姓優遊於耕盤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鄉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 及絲綿之征百姓皆聽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 後為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即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栗米 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銀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 舍以起徒役而奇哀奸完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今天 戸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於比 已於是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脱漏百弊散生又丁銀之增損關於考課故丁口有增 息些自我 朝康照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賊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 四月う里 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為具交惟骨吏自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 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雇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 下編黃冊在城日坊。近城日廂鄉都日里共編為冊冊首為一圖里有一百十瓦以 無減所謂溝中之痛猶為籍上之了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敢 編審論

丟稱之及身也於是并戸減口。專為一切做住。平時按籍而循不見其多不幸天災 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為龍西為虎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以外本於風后其法為 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較死編審時更胥按戸索其飲食簡單之費百姓又恐 者有質之電而無其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灑說寄遊有無田之稅 屋車、つじ一美二丁 地也東南為風異也東北為雲民也。山出雲也八官所以定位字衛公云天地風雲 才能水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話亦已晚矣。无欲求賦役均平好完屏息安 本乎价權能虎鳥蛇本乎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或易之蓋奇正無定 愁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取輕此八陣之體也又 南為鳥北為蛇即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在後元武也西北為乾天也西南為地。 可得裁論者不察竟以編審為不足憑而無益於治道益惑矣。 無税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於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 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衛十六陣重列居雨端天前後輕八陸前四居右後四居左 書握奇經後 朝廷大有恩此計口給發其數文縣增於是編審版邱二冊首相矛盾雖有 國學扶輪社印

役外不重本以輕不居者常半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隊問容隊陣間容開 致人而不致於人先為不可機以持敢之可機欲簡不欲緊欲易不欲難不虚內以 為陰障三十二。又有遊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馬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 蔡島陳之類也孤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樂枝曳來而偽過原軫部漆 之用一一分之則天地風雲為體龍虎鳥蛇為用天風虎蛇為陽陳三十二、地雲龍鳥 運動輕者以陷敢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寒擊此八陣 前種為虎翼風從虎為蛇蟠後種為飛龍雲從龍為鳥翔地軸取其鎮龍天衡取其 常之思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做之於傳述之戰士季帥上覆於教前故上軍不敗 有之非武侯創為矣至有所為變八陣緯八陣又後人增行之者也其大要則所謂 地前後輕十二陳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陳居四隅天地之 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姓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皆至極 以公族横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 不虚內之意也結葛之戰先偏衛也後伍鐘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處先犯陳 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見建孫吳六十四陣是古 間容人而遊軍尤為至重故皆矯健不羈之士所立為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

國南文图 卷二十六

為方庫鐵温為妄該真不知而妄識軟宋王徳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事對日當時 温觀武侯髮州八陣日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山為直陳握奇 國學扶輪社印

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滞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 賜諸將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 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敵周髀之言勾股也曰勾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

一緯八陣支雜煩碎與簡易之首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 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為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權奇人事已 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宫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裁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 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日龍虎鳥蛇徒有其說只恐難找然八陣之法部分奇 勾必三股必四位必五龙之算作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跃豈不定哉杜氏通 正而已杜氏乃証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日難義蓋為後人之變八陣及

公諱理字義南號義山潭浦入藍氏於南宋自青州遷聞族二萬人多將村公幼督力 過人讀書一過不忘弱冠能詩文而不得志於有司是時鄭氏負偶臺灣崎南王跋 左都督藍公家傳

一失矣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宮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扈之形已露公知閱難正未已乃改習韜點康熙十三年十月耿精忠及康親王統 唐游擊六月領前鋒駕哨船發銅山賊哨屯花嶼笛嶼公出不意自以輕舟簿之子 灌口參將一如在松溪昨鄉人父老為立生祠上官過使誅求不遂誣以虚昌兵糧 追與情海將軍直超娘媽宫賊迎戰官辰至百焚沈賊丹無為又以計攻其歐船馬 攻賊有名飛天鼠老即刀綠橋而上手們我冊帆索一躍而下。公弟瑶應手斬之公 誠率衆五萬來迎公指揮將士出入賊身殺傷無算用火攻沈其丹十餘賊已敗散 罷職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公琅在臺灣奏公嫻方略且習海道散署水師提標右 般共二十一艘丹中貯火藥皆自爛殺偽將軍曾逐等四十七人偽監督以下三百 該等大小頭目七十餘其聚死者二十餘人旋取虎井桶及盤嶼翼日官軍分道而 手殺八十餘人身被十餘創正酣戰時忽飛城摩公腹則出軍絕瑤故後抱持公夏 而南朝道至丹為朝所淺段近賊城賊復合以子鉤我飛不得行火確火箭彼此至 戰有功十五年。提督段公某為授松溪游擊。時海冤猖獗公勒撫有方百姓安堵推 大師臨閱公時年二十八杖策間道認軍門陳平賊機宜王署為前鋒破俸官關屋 創稍頂即甦復帶創舊臂大呼曾遂名直搖中堅賊稍卻大軍繼至前後夾擊般沈 母概連環波擊沈其數科財退守澎湖公即安撫島民越一日始進兵財將曾遂沈 ヨ ロー ましたいこう

聖祖不許 需答田奏上之 一等波提督事在浙東八十年,調天津鎮召募丁夫開秘田數千畝炭獲萬餘石克軍 聖祖仁皇帝今解衣職碾痕吏部以公原革職案僅授神木副將、特旨賜白金三 某首宜先用公以二親年高乞終養明年丁外報二十七年起復於趙北口 造偽官馬錫主智蜚未紹照指軍門納款臺灣平崎海將軍以公裏創血戰首功上 山也質山帶海時新立縣治。屯重兵公通商惠民地關貨聚居然一都會矣嘗四攝 及其眾五千遂克澎湖公請將軍駐師三几家夷傷檢兵器然後楊帆抵應耳門時 百雨掛鎮朔將軍印木至權宣化鎮總兵三十一年。調浙江定海鎮定海者舊之丹 行在問澎湖血戰之狀 廷議蓝某革職參將依有名外委官例加十九等。拔左都督記餘功二次有 法屯安平蓋澎湖鹿耳門重險也二險失而賊無藩難之固矣七月十五日,鄭克塽 巨魁十餘及正副水手六人復雕而還賊氣奪又鑒沈其巨艦二圍遂解乃引軍 提督吴公某為賊所因公率親丁衝陣。自午至酉不能遂飛盾躍過偽中軍兵運動 餘人無名者萬二千人海水為沸賊從吼門遁去降偽將軍楊德等一百六十五人 國南文图 光江 賜名藍田著為世業推福建陸路提衛至則海潭州城壕除好鋤惡舉 二一國學扶輪社印 百姓 召見

聖祖當云藍某率真文當 賜御書勇壮簡易四字公之生平盡之矣公固以澎湖 路不順所 聖祖僅與罷職而已俄飛語上聞令對簿當是時文致雅織公不能辨亦不欲辨幾 哉雖遭物議家 **些嘗論自古名將多不善終而公又骯髒不合於鬼** 聖祖命公妻子以喪歸漳浦除其旗籍有公常未完者。切免議猶以澎湖血戰功 未至卒於天津盛田莊。 臺當師之初出也 大喪軍實公率子園英國庭國定國柱自備資祭從將軍真穆賽出東路駐二十五 聖祖終念澎湖之功之從寬與編入旗籍五十二年。大軍征澤旺將軍富能出西路 吏因舊嫌轉以捕盜不力上奏吏議欲付刑部治罪。 賢任能令行禁止而勢豪巨室多不便路兩院吏胥萬金造飛語中傷公而封疆大 之戰知名而開營田以足軍食有營平武鄉之風豈僅斬將搴旗以勇冠三軍而已 上久云監某用兵合機宜久已知之令駐二十五臺正合朕意五十七年以疾做遇 別月と重したこと 一論穆賽云監某語練行問汝宜親信大有裨益至是 EE

国車二八月 ラコラ

聖明照察始終於全亦亘古所未有當四十二年。卷從

賜所射鹿令弟荆門總兵瑶馳歸祭祖 敢建生祠其提督福建**地**

封贈三代皆樂禄大夫一品功加左都督曾祖此以下。皆一品夫人並屬異數其他 宸翰累張 賽與優運列於行狀者未服悉數為百二久耳公名不得其實適文

鄭先生傳

孫田壁相遇任城出公狀以家傳為屬乃依狀飲次其略云。

南京刑科給事中。順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松陽司訓驗孫學。司訓即給諫之孫 鄭先生元慶字子餘一字生時其先自江右徒湖州之歸安明神宗時有明進者為

用於世毛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諮名人並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康熙庚 **殚精根核尤篴於易禮先生自幼即傳其業并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波期有**

武皆趋等食饒府學後以次貢入國子監竟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欲薦之不果雍 一千秋試報龍出遊四方混跡暴府間一歸省丁丑黄岡張公希良視學雨光先生雨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辄歎已如鄭芷畦之博物通經度幾 可應兹選情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一史約編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日禮記集

正十三年 掐開大科

一二一國學扶輪社印

特思

老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看日周禮集說詩序傳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 同喪服古今異同考春王正月考湖州重賦考又有小谷口普萬令水學兩河薛鏡 說學同八十卷日湖錄一百二十卷日石柱記笺釋五卷日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 古今之大成自禹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之河渠溝迎山經地志都官小說無不採 得其名不能合此乾隆初胡太守承謀修府志大半本之金鑑代傅族庵副使作集 是書潘禄堂諸公無不服其精博思遇三賢守。優為開錢輕以事阻先生數日豈吾 升楫之費耗其産不顧也起丁丑記甲申八年而始定後六易其稿生平精力彈於 蘇諸家之書甚博復快筆残偏遊上屬。訪其故家譜系完成之士殿難辨正以膏火 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張睿卿苔記宋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蘇城文 七省漕程附見行水金盤中其湖錄即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失麥之廿一史又林 疏渝之方。名臣儒者之奏議論説及河防一點問水集暨 團朝新文襄文端清 披而條貫之四濟大川之外如金沙瀾滬之荒遠展卷按之皆如指掌而思代築塞 那文獻終當湮沒耶於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宗嶽張秀才報各 先生自名所居之地可小谷及其著書之室日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 恪两張公諸書悉震括備載凡宣力河段者至今奉為主泉而罕知其出於先生也

國朝文匯卷二七日銀	三周論	楚義帝論	樂毅論	武王封武疾論	经始祖 説	吳成佐字督皇號湖處江蘇	許四先生傳	洪煒周果傳	支海樓記	遊勝歸山寺記	黄 璋守推建號華院浙江餘城人宗義元孫乾隆	張敞亭詩集序	除承方今前夫班克衛福建開化	卷二十七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国事夫合士 中	よ	عد	六	Ā	.				-		朱 []				

•

飼偽手記	遊鮑烈女祠記	贈同年李雨亭存	三錄叙	復魯繁非書	書冠菜公傳後	种改論	為人後論下	為人後論上	韓夢周子公復號母堂山東瀬县人乾隆丁	一公祠記	重脩唐宋忠良祠記	康基田弘及進士官至河道與督	17友	宋文帝論
ナ六	ナ六	十五	十五	十四	ナニ	ナニ	ナニ	+		+	+		九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文氏貞烈傳	程草田先生家傳	程清阳先生詩集序	鮑倚雲京版首安徽	法迁离先生墓誌銘	楊君稼軒墓誌銘	吏部考功司主事問君墓誌銘	新設恤孙院碑記
				ニナー	ニナ			ナハ	ナハ	ナセ	十六

The sale of the sale of the sale of the sale of

見一揖之外無他盖其狂未當少敢視子仍若無人也敢亭後充貢益相閣歲庚午 國朝文匯乙集卷二十七 為可島斯雅尤有流逸之处自以非得意作不欲出錄詩兄若干卷光以問世敬亭 近代赫罕其匹者益信向者之談非尚為大言其於自負以得狂名宜也散序文清 温飛卿二家而佐以李長吉其取材之富屬思之深非積數十年功不能选予所目 此然則故亭固非狂也向特未得當意者耳稍當其意則破產岸傾昏腸如轉圓然 視子文不足存為許殺得子文序之選子以心折激亭者教亭何遠心折於子若 因週周君芴足見予之稱不指口。其日遂與周君過予名平生散授以其詩日吾文 発予耳 其詩名火矣至是始識面而激亭固不予識也及予藏於尾與湫亭俯每相 滚不依於是彈其該治不敢 順也既退同輩縮頭曰,此真狂士詢之乃知為散亭嗟 子意不能平聽其言則偷楊温李之美歷舉百家貫其本某本條佐以古今詩話深 折馬後試於府探同董寫見一人年可三十餘方與眾鐵路多若無人脫全不為禮 于少為制舉之常喜自負 開敞亭能訪有狂名而未之見讀具武諸生高等文報心 於予且然使有倍徒什怕於予省其心折又将何如哉今請其請大較出於李義山 国月 と 重 火ニた 張敞亭詩其序 陰承方

		and the second of		
			之以為後驗。	今年才五十卷不稱手起傳子史之英華及思有所得報衙記之他日深有所得於

嘗館斯樓二年後每思之不置今重來於此故喜而記之是成湖建閣茂余月也 述甚當為大支林此此不報初即家所藏明集選為文案後親到玉峰徐氏傅是權 樓以文海名志喜也喜楚弓之重得而延津之復合以示母忘也先遣敢公平生者 豁含溪坡谷峻溪勢的皆若列於一几之上泊足以畅人心目而滌人塵煩者也子 頃四圍綠繞村山有地方廣數百步以備早冷池塘種柳數十株春夏之交烟雨霏 沒合流屈曲而注於池寺中惟板屋木器無丹腹塗堅之飾然郁廳樽爐花節智構 做垂條萬樓可愛池上有灣計連山麓土壤沮湖事為溢滿甚独頃步可越水聲深 新材無朽壞盡折者西偏小樓三間倚山而成開總四堂斯山之產燉根場迴環呀 映如盡左屋豐山狀若列孫獻高爭麗透迹而東為勝歸山俗傳替鎮北将軍劉字 立若人者如戟排如隊列當日出時光不漏地遊客至者必於此想馬寺旁有田數 松柏成林有大數圖者有優拱把者有仆而僱者有斜而交為有枝葉富盡枯而先 之破孫恩歸而屯兵於此故名山有廟其神将軍也廟後即寺未至寺半里託兩岸 余家治西北隔半里為武勝門沿江行連綿阡陌交錯不辨人家短難參差竹木掩 Ą 文海樓記 遊勝歸山寺記 黄 瑷

去鄭氏姑置不索壬辰之歲 及足本而止甬上全謝山庶常為維楊馬氏小玲瓏山館将鄭氏所存底本盡攜以 今余髮垂垂白矣此書部帙重大固不能刻亦未必能該第一生皆書如飢渴之於 得之余為之狂喜用白鑑四十錠以售為君態應郭君亦君亦不各以仍歸南富後 讀以未現全帙為感適同里詞部載青翁君假歸謂余諸監郭君春林於維楊市肆 即知有此需力不能購乾隆戊午己未順邑今趙公預向從祖天英往德水借錢未 文章之局如言哉什消售里将經水火道書畫歸惡水鄭氏文海底本與馬某的冠 盡見有明之諸墓而崔隱泰遇空山窮老殆天故以是憔悴先生以結果有明一代 借所藏明集復得三百餘家手定甲乙命胥吏抄錄以歸而為文海共得四百八 人為然約二君皆好古士也食因於居之西偏果複數楹藏弄顏之曰文海樓嗟子。 獲以進未知即為馬氏小玲瓏山館本否会自去夏歸田後料理遺書取閱文案授 天子有做求道書之記浙之大吏自中丞監司以下。無不急明文海者採訪四出或 四卷。徐果亭先生云黄先生通生於明之叔季入 本朝五十餘年考終上壽故得 云海昌陳氏有副本是時某於與局員之表奉撒以住卒無有也從聞江省鹽臣職 百年以來東浙藏書首推食家中間點散送更裏川所謂有如雲雜之者殆不可信

雄悦之而與之遊因事吟咏不若醫之工而兩公者亦與之暖己奶予客長妄心動 高應所請而不計其售門遂如市,吾姚陳古民謝雪漁志行士也以詩學倡於海濱 士弟子員自是亦棄舉子袁體幸贏尚意岐伯倉公鬼更區言為疾醫人無賢愚貧 言仲兄病者即命舟而返距武期才一二日而已不及時嫜年幾此終不得一補博 無缺敗的若要孩之婚於則仲兄瞽於目之扶持常不敬意及死子同武越城有俸 案順余兩人相對諱盖甚樂也衛至性過人父丞淮之山陽母朱孺人偉歲時首題 侍久而原去也於是同時常目為远而中有志趣相得者曰洪填字霞城丰神玉立 以示我子孫世世不忘也 不與世媕阿孙行其意家龍泉之龍斗室南城而能山之烟雲變城朝夕爭敢於几 飲食有不能自解者而况於先人之手澤子有不美斯愛愛斯傳者子是用該斯複 國朝文庫《卷三七 且病病新五招牌視局至十月,送不可為不考方心肝推絕學傳在喪次而降逐山 不已治我亟逐以迫近辰战春風公車有北上者而于復南人共好之抵家則吾父 余少時也極與人異一切酒食游戲問卷相做逐之事匪必屏之勿柳偶或涉與不 問至以不孝之碩鈍無似得視含斂雖未能稍盡萬一不可謂非吾父一生厚德有 洪烽周栗傅

年何哉故合併之不使其後無聞馬 相做逐者日近而日疏而其中有一二志趣之得如煩與果者天又奪之速不克水 者爭去之若沦而予獨自有鍼磁之会與之相甚為彼之雄必此之樣故往往同時 長大半登鬼鐵如雨上全謝山越中馬德海俞魯修光清玉吾邑謝雪漁站公僕徒 是招子館其家二年子丁丑後奔走齊魯蘇楚之郊然則東讀書自喜益甚克其志 東西廂間中于所作則咨嗟欲絕盖予亦不為親妝垃服者而通投東之所好也自 且死錢公數日有才而不永年生之命也舉才而不先使者之過也果短小精保強 **爺皆出栗下己酉學使錢公將巡充入都已為提足者所得擬作優重而栗已疾作** 試高等然終不得一舉果自數日直提術之未工那出而交遊吳越高材生其所聽 而竟其才。未可涯矣。而若有推折之者竟嚴恨以死耶子迎憶少時交遊多倍年之 能識其基略攻舉子意習天崇家言曾指徐墨汀天台齊次風交口延舉學使者隻 以默牖而陰率之而偉方壯盛遠馬溘逃亦吾兩人意氣相感召得與之一永鈍鳴 記絕人居家考友偷偷無間言余之初識果適讀書邑之龍山文昌閣時子在東及 呼可痛也已日周果字西圓邑之水阻人十餘歲時從塞師遇竊取五代史觀之煩 許四先生傳

注某出東若干榜於通衛以片紙賣取巨族素信先生無有難者共得東數萬石 出先生送於墓門外拜而稽藏姚何兩先生嘆息而返曰近世以來所未見也先生 庵雨先生住界相謂日各華當盡禮慎母倉卒為其所随也的日至墓所至使介通 既而折節讀書既然以聖賢自任不屑俗懦嵬瑣之學親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先生諱某字季覺海爾袁化人行四皆曰許四先生先生少以使聞日往來江湖開 先生恢然憂之致書當路議甚前切當路避其言海昌多巨族先生籍記其姓名下 笑之者不顧卜瑩兆於某原躬自畚鉇員土成墳廬舍朝少號哭不輟何商隱姚貴 藉記飢民村里年竟并户口多寡按日到城隍廟照籍以次而給人人得所欲以去 折其角而去出而交遊四方。公卿大夫聞先生名事致之海昌順遭饑饉流離或道 身長七尺白皙發眉如重吐效作洪鐘響個人廣座中議論鋒起即遇甚口者無不 命先生固辭不復始受弔號哭降自墓門東陰拜其為然後升哭拾踊者三雨先生 百姓於先生週時必扶之攜的歷列道家手和長香跪曰許公活我初先生與同 葬地侵許氏祖境而兩家子弟交攝光生日各終不以死友賣祖父也挺身訟之官 查某投契最密查投競科路贵仕先生杜門隱居甘貧食淡查沒賜祭歸葬好垣站 而後能起自呼復含飲以及殯葬處被卒哭祥禮皆依古禮世俗不知表禮有非 Ħ し一里で、たここ

護得解仇者百計必欲殺先生乃走越之山陰辟之數年卒踪跡得之使幹役十餘 人銀館蜜以去先生知不復得生義不辱因於歌中碎磁器作問春之而覧 論曰先生此下流敢壞禮放凌遲不忍以世俗之禮事其親雖古所稱善居喪者 讓用者乃止後查以通海各証先生大吏銀鍊周内置先生於徵會有知其証者營 臣南方图表二十 毁好為民全益於先生三數云 連年不決查許本通家妇威居間者以十數先生懷秧香報誓日頭可斷此地不可 加兹至於陳此喜事其頭欄商不顧固亦顏山農何心隱之流亞也語曰南為 U

譜唇蘇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語不及者以其親 遙華胃而祖之此皆後唐郭崇韜之見也吾以為語之最善者莫如老泉之蘇氏族 到明之重 とこと 而已不必徇其人而為雨可之說也抑此不獨祭法為然也世之作族籍者必取送 封明國得姓受氏者之可比哉故始祖之祭程子立之而朱子發之者以其疑於稀 而僭詣侯與天子也朱子之說是也先儒之說之不同者有是則必有非從其是者 以始連者為始祖則人之由某地遠某地有皆適逢其時與勢之不得不然而豈始 之所得選擇也若子孫可得選擇馬則其祭者如世之礼鄉賢耳。直祭其祖宗哉首 盖三昭三穆合始祖而七也诸侯五廟黃二昭二穆合始祖而五也天子诸侯之有 人之分也的惟伯人之情而不復限之分為則亦何所不至哉古之祭法天子七廟 高祖之父而遠湖之數世之上數十世之上擇一人而祭之子祖宗之賢否非子孫 高曾祖考者則亦至於高祖而止矣者所謂始祖者其高祖子其高祖之父子其舍 人為其始祖哉大夫三縣則所宜祭者至曽祖而止矣宋儒言祭必及於高祖所謂 始祖也蓋必有始祖開國得姓受氏之人哉百世而不廢也的非天子諸侯則以何 事之崇高追遠而不止者出於人之情也其得為而為之不得為而不為之者限於 祭始祖説 吴成佐 吾於是而知言做子之拍器入周者非也做子者帝己之長子而斜之在兄也其子 之而武與因得以世守其圖奉其先祀與周常存水遠無極此武王之志也三叔之 難非武王之所計及也盖一定者理聖賢之所能盡難平者事宣聖賢之所能料哉 虚名於一時而貽實禍於無窮也其見或出後世英主之下不知聖賢之所以為聖 武王代殷殺紅以殷遣民立紂子武夷為諸侯使弟管叔於叔霍叔者監其國武王 人心為權宜之計商及其人而新朝之他澤日深舊民之視聽漸易則監亦無所用 君之祀武王無成心也無所怨於紂則何所忌於武夷而必監之者蓋以鎮一時之 約也奉天明威為民除暴武王無成心也舒及而武灰存則封之以主湯與六七賢 位耳。豈知重其親哉的有能重其親者具弗為崇韜之祖子儀哉而以論祭法亦猶 盡也譜為親作親盡則不及也若老泉者知重其親者矣今之為族語者知重夫官 当年で八月一月 賢者惟其事之當理而心之無私也耐之罪不可以不許湯之德不可以不祀其就 崩成王立。三叔以武疾畔。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克之夫殺其父立其子。使武其而非 人也則可武庾而猶人也則不能忘叶者宜矣况以三叔者之為之輔哉是武王慕 武王封武庚論 國學扶輪社印

王之大也 殷臣也必有不樂於臣周者武王封之朝鮮以遂其不臣之志此又其子之高而武 於周哉此武王之所以不封做子而封武與者叛然則不以封箕子者何也曰箕子 武王之志而微子痛其宗祀之絕不得已而就封猶行逐之初心也豈其始之遽入 到明文理學を二七 者必先論其世的不詳考其人所值之時深悉其人所處之報而欲知其人也其可 嘗飲立以為君矣便做子而在周也武王其舍做子之野而當立者而立武庚子。做 数終亦必敗夫毅受無昭王不世之知遇知為昭王用而已矣昭王有積怨深怒於 得哉東坡之論樂毅日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 受封爾書序日成王既點殷命殺武馬命機子战代殷後作做子之命此周公善權 部做子運而未之出也武庚之封被子猶遜而未之出也及武庚之滅做子乃出而 子仁人也其去也所以痛殷邦之淪喪。而宗祀之遂斬也若去而適周是與止其宗 古來之論樂般者皆不知樂毅者也其不知樂毅者不知論其世者也夫欲知其人 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功而至於此也又曰。當時使昭王尚在及間不得行樂 國也置做子之心哉便做子而出此又何得為仁人哉做子之去特運於荒爾制之 樂毅論

六國逐一天下及陳沙之起諸田接臂一呼國人景從兄弟更相稱王迄於田横心 昭王之精怨深怨於齊乎毅即言之昭王必不聽也昭王之伐齊志在於報仇泄恨 或又言以區區之然而敌滅强大之齊此事之不行者也為毅之計當定齊之初即 勘昭王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思加於齊人德著於天下矣此其言是也而獨不知 海居島中。而五百人效死勿去况湣王之時。而齊遠易滅形毅之意亦欲遲以歲月 而遂謂兩城之易下乎况當其時,兩城又有未可遽下者以秦之强盤食諸侯併吞 爾昭王之用樂毅意在於滅齊萬豈能置君而反 地子兩城之不下。毅功之不成此 之對實欲跨有刑益結好孫權以圖曹操矣就知吳好之不終關羽毀敗种歸蹉跌 昭王既死而無事不可為數功不可成矣諸葛孔明不云乎難平者事也諸萬隆中 齊之反開不使騎劫來代將則數年之後毅然下 两城取齊國矣直意昭王之死故 魔其意被减齊而已矣,宣欲以仁義服齊之民哉且急攻七十城而下之獨不急攻 孔明所謂事之難平者也不致毅所值之時不悉般所處之敬而妄論馬是豈足以 子的謂凡事難可逆料者也毅豈能料昭王之死惠王之信護而騎劫之來代将哉 安其情激之心。對其反側之常使減濟之後無復後患馬爾使昭王不知惠王不聽 兩城者追其仁義獨施於莒即墨哉攻者自勢守者自逸古之人言之矣田單為守 ジェーランラ

兒一旦接南面之真為諸侯王之長斯已奇矣又欲不頃一手足之势嚴然為难雄 因人成事之帝王也義帝為懷王孫固楚民之所望而楚之不祀父矣以民間牧 而遣沛公盖以沛公之為長者職然是固不可以遣羽而亦不可以遣沛公自古無 知毅也哉 必敗羽必機羽勝則羽之氣横而義帝益不能制之也是秦雖强易與也彼之虐用 帝不能制之也滞公入關則羽必怒而圖沛公怒而圖沛公則沛公不能當到沛公 之主馬帝王之業固若是其易子。且沛公入關則必減春減秦則沛公之功高而義 羽之能殺義又事之易知者也是表帝非能用義直以此殺義爾入嗣之命不達羽 知兵也乃縣加以卿子冠軍之名委以三軍之重而又以輕急暴戾之項羽使為之 持一迁生腐儒爾安在其為賢也宋義在戰國游士之流也一言偶中。未必其遂能 當千戈紛擾羣雄角鹿之秋哉蘇子瞻論楚義帝曰。天下之賢主也以予觀之義帝 其民既甚其民皆有父兄之痛馬姓兵至而不倒关以相迎者幸也而誰與之敢者 屬二人之不相戕賊者未之有也義之才與義之乃皆非羽敢者義之不能殺羽而 天下未有成一事建一動而出自迁生府儒之手者况於天下之为帝王之重而又 楚義帝論

一层裁羽與沛公固皆我之佐命臣風惟前既有以失羽之心而滅 秦之功义大半成於 江陵者備日滑事以人為本令人歸吾各何思妻去大哉王言其量誠足以容天下 不忍荆州臨亡之託肯信以自濟及其敢於當陽也眾從之十餘萬或勸備連行保 之才而無天下之量何以言之劉表之卒。其子琮不告備而降操或勘備攻琮者備 其量無其識不足與有為也有其識無其才不能以有成也獨當以此論之三國之 者其不終也固宜 而享其逸不亦誇子。否故曰義帝持一迁生腐儒爾、天下未有迁生腐儒之能成事 除秦之法與民休息秦地百二山河天下莫强馬楚雖九解在東南其形勢非關中 為義帝計者惟達一将以我趙而親率請将以學秦數始皇二世之罪受子娶之俸 君光主有天下之量而無天下之識樣權有天下之識而無天下之才曹操有天下 古之除豪强併婚偽而一天下者必有天下之量又有天下之識兼之天下之亦有 羽赤故羽得以擅其赏野唇置之柄馬而天下之勢去矣乃欲嘱拱安坐用人之势 五團之子孫賢者以無絕其先把當是時天下固義帝之天下也雖項羽之暴何足 比也因秦之規以定都馬而封項羽沛公各以大國封諸将之有功者以小國又封 国南、夕图 美二六 三國論 國學扶輪社印

· 九而言其智處殊終用兵仿佛孫吳是其才誠有以高天下者然不能乃心王室持 劉琮走劉備乘勝而前天下無敵乃不能致謹於巫成之功而志略意滿以虚張夸 其功能而前非分之心使天下豪傲得以藉口而討之是其量之不能容也當其降 識乎。而終固守江東不能復意中原且稱臣修真所以畏魏者無所不至則天下之 敗操於亦壁使操心膽墮地不敢復東向發一先以成鼎足之形可不謂有天下之 形易見也安危之理不待決也在庸人無不震慌恐懼急陳玉帛犧牲搞師於境以 天下之識乎曾操之財劉備也舉八十萬之眾以臨江東勝負之勢已分也强弱之 因蜀之勢以及吳吳亡而蜀亦隨之此晉人取處號之勢也能不為之寒心而謂有 而為關羽報仇於吳幸而魏不乘之爾使魏助吳以伐郡蜀之亡可企足以徒即魏 也而珠於恩義之分緩急之数弱弱大小之形。在仲變化之用舍曹氏君國之深仇。 才不足也操起軍梅卒以破黃中學袁代推袁紹定劉表幾一天下以諸葛武侯之 其一日之安者况張昭華之復紛紛發人意哉權獨聽魯肅周瑜之言,決計拒操卒 能取東吳并西蜀封劉備以列侯任孫權以偏將其功高於伊吕而其葉並乎高光 客作或以容斗。或至於釜原而不止馬無他其器不同也操之量止於操職使操遂 **誕之鄰被以懼識深處遠之冠何其謀之疏而智之浅哉盖人之量如其器馬或以** J. 11. 11. 11.

各挾其短長以相制者也其不能成混一之功宜哉使有天下之量又有天下之誠 操之量何以容馬故曰無天下之量也大用己之長者可以制人之短三國之主則 國南文通 卷二十六 而兼之天下之才者則三君者皆不足平也夫有天下之量有天下之端有天下之 國學扶輪社印

等發為替陽王而弑之先發武帝次子優陵王義真為庶人至是又殺義真迎宜都 宋武帝祖太子義行即位。徐美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被顧命義行立二年。徐美之 宋丈帝論

才看非光武吾誰與鼠

之論史者或以為美之亮晦固非不忠於宋者也完之言曰受先帝布衣之養點昏

王義隆立之是為文帝問明年文帝討徐義之傳亮謝晦誅之及後亦殺檀道濟後

立明社稷之計也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報權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 之光之罪在於立昌邑之不審頂爾昌邑既立而無道不得不廢皆而立明矣若義 非麽之也有之自漢霍光始然昌邑王固非昭帝之子也昭帝無嗣固宜擇賢而立 於義康然謂之追討廢君之罪可也自古無人臣而廢君者伊尹之於太明訓之爾 童幼擁以號令。谁敢非之宣得所流三千里奉迎者哉皆實語也文帝殺之并殺其 子弟過矣余則以為支命之殺羨之亮晦乃英斷而非少思也後之殺檀道濟雖出

及少帝竟廢本本悲哭嗚咽亮流汗不能對嗚呼者支帝可謂對矣乃不以支帝明 兄弟之仇馬此其居心何如者文帝不特明君臣之義又敦兄弟之好可謂公爾忘 兵義符義真者固文帝之親兄也人有殺其親兄二人者乃德其立己之私惠而忘 之惡義真者恶其與實運延之遊恐其得立之後必以两人為相而奪己之權也如 在輕易與謝蜜運顏延之情好款治當云得志之日,以蜜運延之為軍相是美之等 殺義真之意何為也哉差之等已密謀廢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義真善悟好之而 极其所立之子。又极其所愛之子。謂其忠於武帝也其可乎我且義符止於遊戲無 私者矣古人有大義滅親者况於立己之私惠子。文帝初發江陵引見傳見問義真 此而謂其不欲軟權其雜信之也當時王華亦謂文帝曰美之畏確陵嚴斷将來必 度爾非有大無道也既廢之而又殺之何其忍哉更可恨者在於并殺義真也且其 符者固武帝之太子也保美之諸人固親受武帝之顧命者也武帝之骨未寒也而 大義滅私情為賢宜反以為遇何其識之恆哉余是以論之 候朝宗之論爲丹善矣然之必滅於秦也刺之亦亡不刺之亦亡不刺之而且事之 不自容以陛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登已如見其肺肝然矣且兄弟之仇不反 書候朝宗太子丹論俊

巴且太 子之群於光者第日與秦不雨之願先生留意耳光即日所善荆軻可使是 光故低徊而不能决也然光既死而軻不得不以死報之矣若田光者可謂烈士也 而判軻感之乎此不足以值判軻之一笑也刑軻之死非為太子丹而死持為田先 何人乎。其以尊為上卿舍上舍供太牢具異物必所從以順適其意為太子丹之思 雄而感恩者設遇嚴仲子。未必不為之用是未足以知判軻也且刑軻之感恩者在 已知太子之志在刺殺秦王矣其自殺以激刑軻乃光之所以報太子刑軻之死則 生而死耳刑軻不死則田光之死豈不輕於鴻毛也哉不然者刑軻烈士也何以聞 為光之所用也若夫員政者則盗賊之知感恩者耳何足道形 太子之言父之不能對。且有寫下不足任使之辭哉蓋軻知死無益於熊不死則負 國朝文匯人卷二七 **妙州軻之人首。高漸離之筑張良之椎其皆足以號祖龍之魄者如至言荆軻為英** 以子女玉帛男為臣。女為妥亦必亡,與其坐而侍亡。就若刺之而其体於萬有一然 国学技輸社印

未有專祠忠宣生華亮唇時縣隸易與廟祀在故郡桑存閥如至明正德中。周佐請 社稷生民之安心豈不重哉唐得一人於與元之朝曰陸忠宣宋得一人於靖康之 發謀者言也必求濟事而無不盡之言言重而是至急則用其誤緩則是其重是深 其議論皆足以扶衰起因而才有用有不用所而不盡其用所用之次第人暫詳略 輸北華三派之靈秀種而為兩朝碩輔又值多故需才之時其才皆足以宏濟觀難 於朝西靈明故字改而設之始得立廟忠定本個人而生於松父養為華亭尉元量 祀配忠宣顏其顏日唐宋忠良師表人倫豈不偉與夫以環海編處江流海汪之黃 時日李忠定二公皆生於松有功德於民及而犯於其鄉宜也而自唐追宋元華亭 當續史至唐德宗宋高宗之世而既然曰。天之所以生才。宣偶然哉才之用含繁於 不同顧其不能忘君之心則一也有不忘君之心。然後有必欲濟之事濟事者謀也 援甲之氣忠誠之感動有同然者論者謂與元勘難之煎忠宣有力局視忠定七十 以精白入参機務草奉天之認而迎驗的悍卒之心忠定以一言止南稅而壯六軍 而撓之者眾皆依相處不能終其所欲濟之事此二公之所以難竟其用也然忠宣 初生公於尉聽右之折桂閣今稱為相公閣者嘉靖間知府黃潤上其事請立廟奉 1 重修唇宋忠良祠記 康基田

忠定若諸葛武侯之用心先正謂忠宣論諫數十百篇一本仁義功業林然而心行 國南、文同一、美二二 之此木於家設水次倉頭鐵船今民話倉自納清致通之电行之不數年精通悉完 歷火不忘於明得二人馬口周文襄日夏忠靖知文襄者莫如忠靖能如忠靖之言 不戾於聖賢之邁蓋皆天所篤生以一身之進退為斯世之安危者其道同所生之 則府者起蓋利害切於民之肌膚治得其道而與民宜民思之不已而戶犯之至於 徳葉加惠後心余仿其意延鄉之宿弊主講於是傳景仰名賢後先濟美合於廣勘 新之增後堂九福加高坦門以原其制自首名賢生長游息之處皆立書院以敬其 **墓其母雖至於詞猶嗷璬挽衣裾而從之一如忠宣之不負其君不負所學如史稱** 而善治者真如之氣忠晴日東南民力竭矣文妻為之減官祖忠時完度支明鼓散 東南之重在財賦財賦之源在湖海知其重而理其酷則因者輕知其源而後其流 人才之意故并記之 地又同合祠而並犯之宜矣壬戌夏余至廟瞻仰遣蹟祠字湫監觀瞻不肅乃耶而 日之相知遇固殊矣而忠定不以用舍為語默屬慈款款其君心之一格若亦子之 之數文襄濟以精與其無吳也蘇郡精適至八百萬公創為平米法均出私革權長 重脩周文賽夏忠靖二公祠記

之每行村落屏去聯從與農夫的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若賢者所為大略相同宜其 餘則與船 價盈餘同人濟農倉以備販貨。分别借支俾民陰受無窮之益安所利而 河干也布衣徒吃日夜經書或暑見役夫暴日中處其盖日吾不忍獨遍亦猶文養 **之水由故道入海援白郊劉河黄浦出海之口。疏上游積水東南水患悉平其于役** 尤善在加耗餘米歸官以抵荒絕無糧馬草夏稅鹽到驛騎鋪陳及軍需應派之項有 同心濟事相得益彰也二公精神在天地功德在人心而合祀手松者三江出入之 五家之間有整選左右師訓問中子弟。益廣二公之惠澤於無窮爲是為記 修治增後堂三極宏其規模環以周垣 俾鄉人士瞻仰前賢學業於斯仿周禮二十 道在松蹋道便漕之利松人沿泽尤深 也余壬戌夏道經二公祠見屋字推圮亚加 入人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文襄祠立於咸化十五年嗣復合祀忠靖者以二公之 者乃能行公之法也而其原笔於忠靖一言文襄理財威之緒忠靖清財賦之源始 不知有些耗餘挽公法者廢前法不理民益田而稅復遇乃急復之然谁心公之心 國朝文匯《卷二七 展田之大利在蓄洩尋三江入海故蹟濟吳松下游上接太湖度地為開以時蓄洩 國學扶給社中

嗣繼孝宗不易之典也漢之惠文宋之嚴我可類推也乃帝與歇而稱皇老稱孝宗 矣 稱本親犯於潘國則名實彰矣。臺諫諸臣以為中書之謎力爭逐致中獨借故後 為皇伯右實這名非統嗣俱絕光王之典於是盡矣家英宗當演議未決時出内認 此皆背於經訓不可為法者至明之世宗其失尤甚世宗承詔入繼大統統承武宗 之議遭者其亦考於此悉 不没其父母之名則恭敬将失於此乎。是為刻薄以待人聖人大中之道不如是也 矣就者乃日為人後者為之子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事於此嗚呼何其甚也設 即面立廟稱親不如尊號以皇子奉祀真合於典禮者盖英宗既者仁宗則就祭明 秦矣何以明所承之重乎名之失始於宋之濮議皇伯父之名不載於經懷不可以 其父母期俾日何以期也不二新也比言承大宗者尊之統故降服以明重也為其 義起者則禮不制也聖人以為統明其重服降其等禮義足以定其守分而人心安 之都也始於漢宣帝宣帝上承昭帝。初益父曰悼者未為失也機尊曰皇者則帝矣 父母明云者别於所後言之也父母之名不可易亦無以易也此先王之達禮也統 **儀禮喪服為人後者三年。傅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其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

國南文區 卷二十 除脈心喪三年。宋之時著為功今。直謂不伸其愛敬子。是亦不得其理矣繼又劾韓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願私絕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此非所以告其君 宋濮園之議侍從臺諫諸臣與中書為抵然其失於詞者有二端始引公羊之言謂 蕭喪服記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喪服之節居倚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雖 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天子者覆育天下者也而先使之疏其本親何以示乎。戴德王 者獨子不可為後定的獨子。尤為非禮此禮可施於士大夫不可行於天子天子 為兄後亦為之服此禮可施於天子諸侯不可行於士大夫以弟後兄殷人為多 為人後者為之子。近蘇幻海智以為公羊引禮經之或者禮經無此文廷齊謂弟 春秋高不預立世子後必階亂既擇賢而立以承天地亦不得以獨子第士大夫 降服予服其嫂如母子此皆義之不可推者的強謂禮死乃立後未有生而立後 鸡兄必不以偷代可知矣又謂弟為兄後斷以為子之例服斬不知母若後死亦 周秦以後間有之士大夫則無此矣孔子曰宗子為陽死族人以其倫代之若非 可泥古北都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自記 小宗可紀大宗不可絕况天子子。蓋禮以義越變則為之制不可滅古離經亦不

而包枝辨而愈属不達公羊以弟後兄為解經之誤又樣之以疏其本親歧之中又 生為親而謂之絕也諸臣之意盖深德英宗厚於本親而遺所傷故執公羊之之仍 紀公身權導就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嗚呼何其氣之於而易於言也 使英宗殿宗廟之礼為濮王加號立廟主其祭謂之隆小宗而絕大宗可也或濮王 國阴文雅原を云と 有處非可以一端明者也其宗謙謹不欲遇督臣下若明世宗則大禮之獄成矣不 宗不得專有其子。遂謂之絕云爾禮之所謂絕大宗者不然謂自祖獨推而上之至 然哉所遭之時異而志有所守也其有東性沈退甘老山林亦各行其志者矣咒人 得所折衷持之過急則反之必此張往之邪說所由入數 於始祖承其宗祧以奉祭祀战曰大宗大宗亡則廟祀聚乃為絕不以為後者稱所 難雨立。人之專己好勝如是哉其所謂隆小宗而絕大宗者不過以濮王稱親則仁 稱親而不者仁宗謂之隆小宗而絕大宗亦可也而固無是乃横被以惡臨而曰勢 准幹為放才行太宗召之其母志曰當勘汝勿聚眾講學身既隱馬用文為果為人 易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傳日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士君子不幸而為隱宣其所欲 出處何能預如惟立清節者不可以降也異哉种放之為隱也具母故之也必稱宋 种放論

魏野召不起至命工繪其所居顧之林逋止受東帛之賜其清風亮節真足令人世 當是時帝波河御上城門諸軍望見御盖頭躍散呼聲動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已 战母也放固非和靖比也然亦其母之罪人哉 名志固親子此也此乃賤丈夫之流何名為隱无故同時除棋響召入朝矣故還山 當己前沒故故得自適的脆以此觀之方其聚眾講學時宣真樂道自甘哉的以釣 宗條上其不法事。會放得免社寫至誦北山移文以談之放亦恬不為她是時其母 所知各將舍汝入窮山矣故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既而應真宗召官 起居舍人東封西礼無不預禄賜既豐遂飾與腸置田長安强市爭訟守京兆王嗣 博以為孤注真宗風之選疏準出知快州春秋之義園急事窮乞盟者為城下之盟 是也未有直以功為罪騙然以欺人者家真宗澶淵之侵寇準實對成之真宗以其 仰慕尹和靖欲罷應舉告其母其母日。吾聞以善養不聞以禄養伊川聞之数日賢 而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引去因使具臣韓祀請盟是乞盟在契丹 功在社稷也重準王致若疾之語於真宗日澶淵城下之盟也看秋所恥又譬之於 小人之傾君子。常掩其功别拼事端之致以為罪與信提手之語馬援養故之該皆 書冠菜公傳後 アン・ラ 医學林翰杜科

志矣士安卒而致若之詭行矣欽若不足責朝之人竟無一言何哉 未決士安請從準議帝乃行真宗之信士安過於準做士安則準不得居其位行其 日準思義心身殉風方今成寇生心。邊境不鼠正用準時也及準勘帝親任帝猶豫 思病者也其用準也畢士安之力也士安德革参知政事真宗日準性剛使氣士安 晚而敢若乃假經義以文好。誣功為罪以蟲其主當契丹之入寇也邊書告急一夕 保言。分大陣以托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是時繼邊已殺其 不在宋也何為城下之盟準告真宗日。王超領到兵心中山死契丹之吃李福進石 周固拙於為文令更居無何有之鄉無所感發益復屏絕紙筆冥然而處與時為 慶 稿然其故何哉日真宗儒閣人也與準不相投久矣澶淵之舉始終異議尤其竊定 時非為情康之獨必見於景德之年不侍智者而決矣及事定功成一言聞之若振 下之所施於鄰行於宗族者卓然追逐乎古人此實夢周所服膺不獨以其文也夢 去歲自阜南歸投跡荒山都與人事隔絕暮看得足下手當及大集讀之喟然數足 五至舉朝拘惶眾志莫保於是致若有金陵之請陳免叟進幸蜀之議真宗唐搖此 将齲槌節敵大挫如是準之計畫周該勝其在己何為孤法此皆屬人常士之所易 復看製非書

天子兴斯民者惟良有司此夢周尤願足下推其行於家者以施於國得時而為務 方需次民社之寄依時而至其 已因思海内交遊同此志者既多伏而不遇而夢周以既退之鬼無可復言惟足下 盡其才不可驅氣彼固有所利之心曰無為大惡為大惡則刑至矣無為大善為大 食自謂便可遏此一生然此眾之中獨事與思益覺斯人不可棄利濟之念坪坪未 國朝文歷一人卷二七 止足以代熱乃為史者虚而住實而歸比比皆然其所為可知矣忠行都另如此 為小善則利有涯矣惡得不歸於大惡也其不雅於刑者幸耳夫國家課吏以廉禄 明而起其為關係良非淺細世之為吏者不苦容則污沉污沉者半在讀書之心非 進之以古人之法。切及俗吏之所為使世知古人之道必可行於念有志者皆相 己未審當否憂山久無消息尺木云近居僧舍息心學道此書示之並邀寄告不此 不必己出朋友為之與自為何異歸於濟物而已足下以為何如大集奉還客分甲 所以不勝拳拳也要問今年四十有七精为早息目尤昏耗不復可用於世矣功業 豈如不走之為愈哉未有利己而能利人者也長此不己斯人何賴此夢周於足下 為足以與古人之治哉然於此不能無少優多者何也此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說也 善則利去矣其究則未有不舍其小善而歸於大惡者何者。所志在利利有進者 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有志於經世之務其學既以仁義禮樂為歸懼後之言治者離道而任併於是取 其殘點寡恩泯然無可隱憫於其中致使堯舜孔子相傳之道爲然無復留遣豈其 而法故述之者無絕惧嗚呼當秦承国版赫然以刑殺威天下。裂人之國夷人之故 書衙於諸子。亦未大顯於後世至唐韓愈然後尊信而彰明之而兵刑之家則身庸 陰 符者發兵刑之秘鑰也名曰三錄由其說王者之效站可立致也嗚呼聖王之治 前商解孫吳之書比而者之完其指歸析其美弊本之心術及復以達於治道旁及 舍是且失其所操循邪正之不分是非之極不着若之何能定其趨向也汪子大鄉 其心猶以為逢時之析。一切承便之智目時君利之昨其所自逐謂持世之法固然 之不承仁義禮智之日塞。生民不被王者之澤其所由來宣偶然哉夫邪說之始立 性之異人哉蓋道態忌則為之愈難其便私智卑而易行速而有騙功者人固樂超 民水火者孟子一人而已外此則首卿庶幾近之然孟前之道既不得行於當時其 之家的根並作。世務益頃生民之獨益急於其時能法克姆誦孔子欲以正人心般 別月と産した 周起道術分裂不良諸聖至戰國而功利益城人各次術干時以相敬能於是兵刑 下以通為基以仁物為本其極歸於盡己性以盡人之性其威至於天地位萬物 三錄叙 |安予音所勉馬未至者、人馬能無望於李君哉 其使于不復思改亭也然則最所語於改亭者李君烏可以不聞哉李君得官有日 高此免舜三代之行事。孔子之所祖述。子思以之傳於孟子者首即或未盡知之奈 舊年鹽城以事桂吏議上官惜其林請於 朝復留江南李君不葉子處顧予於客 之謂之刑人故一域之民而妻之謂之亂士眾節合則身全有己積則天下與善養 亭深然之光天下之事。非己任則已既任於己甫有大小之殊耶分身之一節而毁 養于與原曲安君改亭。同宦上江。地相去千餘里然有事於安處必約期偕至至則 軍車、万里一大二 相與充民生死病與所以設施者認語以利物相勉切及予能官改亭亦錦級去中 身右勿傷一節善治天下者勿病一過然則縣今之所嗣顧不重哉同年李君雨亭。 矣其不喻者瘟痺使之耳。今吾董幸分一節之體廟可有所處城使舉體不樂即改 懷每有所見逆無可與談說者憶子當謂改亭。天下之大譬諸一人之身服邑僅分 何商韓孫吳之徒紛紛乘時為生民獨哉此汪子之所深悲也 **舍與之語觀題子如義者之對改事矣于每有所懷不得宣發報後然思改享。李君** 節而不速也然使一身皆安樂無悉而一節間有虛壞而病之者則學體為不樂 贈同年李雨亭序 一國學扶輪社印

老姬適墓所至則今弟稿與夫他所以故違老姫乃大焚楮與縱身入其中。油枯城 烈行乃大顧揭於世 在英肉焦而死時明萬歷四年也連我 朝乾隆六年数人程鐘的清發得 即題顧足矣許之家故業指題烈女粘枯為极清以浊衷之襲以養腿惟弱弟與 會瞑乃歸按碑記烈如字李恪未娶而恪卒父母為改嫁將歸烈女日。吾得一祭李 看作强强攫奪我不可降時夕陽中屋的陷草暗淡生暮色余坐草間拾松子盈挫 絕烈女祠在山陽縣南門外二里許烈女葬處也祠三楼祀烈女以王姐配差當時 非常之謀使之必達具志事直有常通顧其所以自致有誠有不誠而根云無可如 下。覺載之覆以亭。老松四林環其角一株半歌倒道北風至聲大明枝葉雕被歌側 類俗動也光是烈女墓為人所獨王妈院於官得復故以配祀云。 建祠已諸生許常憲為修墓嗚呼烈女之死其智有不可測者盖能積其故一。必有 何如烈女之死於楮銀豈亦成法之可尋者其誠一使之然也相去幾二百年方節 飼鶴軒在阜南署西偏署故有兩鶴失其一。其一推殘無偶混雖萬爭食泡溫閒飢 遊配烈女祠記 飼鶴軒記 國朝獲貞勵俗之典不開於異代而程君許君之義亦可為 旨為

鹿山林枯福之趣不可以供軒尾此之所樂彼之所養其性使然也獨之為物為之 飲以清水食之以蝦稻職乃意適以嬉以遊子亦喜騙之得所依也因以名其転兄 國朝文題 卷二 長男女有所歸依。以生以育真其室家則所謂窮獨無告者殆天刑之民生人不恆 生民之弊有在古有之後世益甚馬者其甚之之端起於人所不及見後世遂積重 是也嗚呼麟鳳非可時有也鶴固不失為物之逸者也奈何乎違其性哉 道其性獨固不得為物之或者也物之靈者不能使之飢而死以違其性也如解風 累騙之使然數子固悲鶴之追其性也雖然鶴不得食不過飢而死以免飢而死遂 野而尤远者其不樂於依人決矣然此與隨人而求食若将勿獲馬者直非飢之為 物之理莫不樂得所然要各適其怯或易其地報有不堪馬牛之所吃不可以喻種 海鰥寡周禮以保息養萬民三日振窺四日恤貧而八刑有不恤之條其者於經者 而不可逐窮獨無告之民三代之世未會無也洪範言無虐荒獨康諸稱丈王不敢 不能充體瘦而神馆会能官來客於此見而憐之里人篡室以居己于遂引編於庭 遇之遠其為數也寫故其指理亦易周禮所謂販恤,遺人之養積里鄉之受養足以 如此然竊意古之時并田有常制民各受田以力食貧富無絕殊老有所終的有所 新設恤孤院碑記 丁プ 國學扶給社印

則勘之民事則主之官蓋做周禮之法而變通行之亦所以救其太甚者與夫土 心是之好君有風疾恐以勤勞增別也戊子秋子供事關中九月四來安而君之卦 天之所以生萬物帝王之所以養萬民也今乃為最富所兼先使民多失其所以 操縱而轉移之於是高者連千啖質者無寸土衣食之源武失空家之道不立即写 至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少孙未語葬事墓地卑隱水醫塚既長以為大成陰兩極號 乾隆三十一年。余需次都下。得來安含将行問君坡庭送至郊就手流涕别去是我 養而人所不為怪蓋其所由來者漸而昧之者多也嗚呼其不可復也父矣 安箱設孤貧二十人類外孤貧二十人凡四十人外此之顛連無告者尚隨在而 孙獨古日精而莫得所歸弊之益甚則兼并者之為害也夫土地不加多民不加少。 涖 不食烷基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藏疾浸淫至於無殺在考功日汲汲於園 乃謀諸邑之好義者陳金三百兩田種四十石為新設恤孤院就養者亦四十人 此有盈則彼此矣失業拂生之民既眾不恤之刑無所施於是服恤乃專任之官來 濟之有餘矣自戰國井田此麼東升送與本務益號本其益微土地之利商買得以 君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谕厳書至言部務照繁至不暇粮食且日将告歸予 別文産のをデモ 吏部考功司主事問君墓誌銘

意遂告歸先是齊魯之士。文學質行相尚而道學解傳人君德器渾成本於天植又 師心距支俸期三日。友人謂曷少遲可為貨念君曰吾懼貪位懷利以事君故告者 深習先儒得其所以用力之方。其大要以忠恕為根本以倫常為實際毅然絕學為 植其德聖賢師年雖未永稱不衰吾質既亡将安歸 來請銘義不敢職銘曰 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姜氏繼娶郭氏子四人學夏學高學之學游女三 諱均大者始逐昌樂曾祖諱世繩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前徒祖諱瑜以翰林出知 可為者君處之職豫不感不阻蓋其中之所養如此君諱循觀號伊萬光世太原人 秋一得田勉新私記西湘草堂集名人小使見聞随筆、兴若干養藏於家方君之告 己任後生晚進被其故化皆知聖賢可學而至既專不得長所總未及一施然識者 計民生之大者誠有不合侃侃與上官第义規畫多遠略時益以為迁閣不得行其 Line Age 人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营邱黎家村先人墓侧從于學賜學和以于知君為切 長與縣行取主事。父諱廷倩太學生母吳孺人生子一。即君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 而 是懷利也反人數息而去,若平居温温若無以異於人至遇事人所料結艱苦不 以君德業成就無愧古人君學無所不統而好為精思者有尚書論記毛詩該記春 コード・アラー |國學扶輪社印

乾隆平己于遊淮安得交邱君蘭城問所與遊之賢者曰楊君不字核輕事繼母者 金核軒群日君各中前有長物當留以備緩急余日君家沒於水盤所蓋老母連寄 博學敏文詞異日核軒至視其色温信可愛敬余客舍於核軒夾勺湖時時過從置 問訴未至而簡城書來已禄軒没矣嗚呼可悲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 城命酒談竟夜是時大暑汗雨下。准安威蚊虻不覺其倦也後維人有南投者寓書 水運河舟屯時囊舊四金日故窗指數往來人覓顧城核輕既得見大喜各贈以二 再下。我其門間者見食為喜大呼日韓先生至核軒被衣出握手唏嘘怠勞遂要蘭 懼相見無期不覺淚下。此以見懷詩刻石寄食邀復來遊閱數歲余以事過准安滿 他所可無晨炊耶乃受食將北歸樣軒偕同人錢於河上舉杯屬余日君歸必不出 **欣如也與人交振人之急無所惜而嚴於取甲午黄河溢灌淮安舉城皆逃余亦避** 浙不偶然也核軒雖世官然不豊於財告格備甘言無寫弟婦盡恩禮城獲懂役於 就不自珍惜或勸之應學笑而不應以資為太學生核軒自高曾以來皆任宦有 酒縱該核軒證據古今清陳得失賢否整鑿中事理說論經截輝極異境為文操筆 國朝文匯院卷二七 等,其父去三公。近馬芝園於家数核軒兄弟,又嘗從齊息園遊核軒固質趣其所漫 楊君稼軒墓誌銘 國學扶輪社印

某月某日享年若干歲母某氏繼母某氏妻某氏子某隱與核軒蘭城秋夜坐勺湖 将以某年月日葬山陽之某鄉某原蘭城以書來做銘乃泫然而銘之銘曰 嗚呼可再得哉所著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老子解易顧易顧已行世余為之序 志你者也近漸掉通真經尤遂於春我所者春秋取義測去例明義解傳注之曲整 久之無報書舍私憂日还齊其有恙乎。本踰時而山問至嗚時前年師灰至是盡矣 **證合意與報然不知身在人世也計平生與昌樂間懷庭讀書程符山中時復有此** 會試將公車北上有設門至者則迁齊也曰我來與君信余與迂齊同都而年不相 始予應童子說方幼龄而迁齊聲板齊魯開於眾中望見之乾隆十七年秋 十年。音問時至去年冬以近文示余、余讀之數其老而獨工。中有議禮之質以所疑 便便其腹厥行翼翼不遊於世紀幽獨有文在手子其續銘以貞之永不利。 迁离姓法氏名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勝州人勝去維僅二百里余與廷齊相知 九易稿而後成以綱目提要後人傳述或失其初非未子手訂者綱目要則為文喜 及聞於友人間懷庭道其經明言立可追古人。至此得與訂交懷庭迂齊同年友合 月明鑑人可透肌天晴無點雲核軒該歷法歷舉梅定九字厚庵之說與西學相 法迁嘱先生墓誌銘 恩科

諸生三十年無遇合准督學係公鐸奇賞之年酉以第二名舉於鄉保公語主考萬 評事而風速不出先是 生母焦氏迂衛初為學即厭講師說多特見人成能之所為文閉目不敢遠以故為 未之或先也还断報書云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存他日出之可也遂易而用之其 五十年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妻冷氏子二人 翰林院園史院任王安徽布政使祖摆康熙己未進士任大理寺部萬考光祖太學 國朝文 運一卷二七 事君不可欺迁尉喜談論淋漓動人。余當過所居海上廣僧駕柴車。觀少海是日大 善下不自足如此法氏原籍酒南始祖文質為膠州學正逆線膠籍九傳至怡書 人彈機每一字鹽更不像宗為序學古編謂其得太史公深處吾鄉宋玉叔王文蘭 嵩龄丙于科舉人。九齡州厚生出嗣弟斯野孫七八夢做庠生曹孫六人高齡以狀 為竟夜談是後不復相見而迁齊卒矣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卒於乾隆 風寒語軟舌遊迁齊於車中这平生至可喜歌撫掌大笑抵甚買魚市酒歸日與君 公年茂曰法君老學鉅文君可謂能得士矣七上公車不築以年老舉人授大理寺 昭忠祠是為近職高祖曾祖若真特為五經異才。授中書舍人順治丙戌進士入內 蹇以舉人仕至懷慶府同知 內初死逆鎮海時行之難乾隆二十九年奉 旨入 部旨年八十者提翰林街或謂迁齊昌益年,迁齊正色日

皇之仁雅祖之後以率族姓爰訓子孫俾式於則問不有我海水澹洗勞華蕭瑟我 作斯起以垂水極。 來請銘,遂信然存而銘之銘曰 既尉且儀為復世師近衛之學。舜完聖志軍削此影與禮用植烈烈怡雲捐驅海勒 漢儒治經紀花以專唇偶祖漢将以繼馬於准宋儒既精且問非精之為惟身是益 聖朝後節忠者 思倫。正齊指典第泣建祠經 因為林華利白

真江文通所云伏恨而死者也今先生名在邑志文苑指賓客三十餘年手跡如新 如面而虧光埋限之徒姓氏滅沒於窮藏者述不登於庫目於於千載沈沈劫灰此 手空行餘味由色不為浮點其大較也先生少席豐厚假懷好奇樂交天下士威名 季父容清命以大父清閣先生遺集來求續訂先是庚申歲三南魯公先備遇刺先 文士不必奇才異能的得能言之流為之點軍傅以聲彩相相魂來疑漢疑唐古人 避播所到無傾其座客然卒用一於,生平偉抱勢不得施其萬一。悲夫余當既近代 法不失尺寸。七古喜蟠硬語自餘諸體輸寫性真健綿隨舊時而劇心欽目時而撤 洞庭下美容秋水清其深根高致可想五字格老魚蒼清景虚實比與即離間於古 生時卷以行至是盡發其誠且云祖父並工章草蔥行貫残多不可辨識又乏倫次 適嚴未逃而三南魯公謂先生不僅文士詩特其結餘想其耿介拔俗之操器善奇 傳寫之批尤甚余受而請之有與姓論詩句云。三唐随世幾六代與時新又云水黃 余既撰湮上程草田先生詩序。嗣君永英謬以余為論定而疑諸板越七年復傳其 **悼之氣遊於空而不墜藏於地而不蝕精神血性要當自再於終古而非世之專外** 切響者所得望其項首余既承命訂訛因妄為測為騎動十之五六即舊刻增恪剛 鲍倚蛮

趣尤超邁有父風家久落輕財如故詩文章跳酬應不敬潤筆亦例起或以濟人 淫為巨族萃居水東高祖以下世以文學鳴於時父韓賜履郡諸生名在邑志文苑 言不蒸題人。会忍以窮賤離先生諱詠参。宇星文一名復川宇少涯別號草田雅於 矣至是其孙自為狀件繁奪行以家傳請嗚呼倚雲何足以傳先生顧先生來盡自 神交兼屬商定前花詩全重其言未報先生猝逃乃大悔痛寄詩哭之曰父母先生 孫遂次其語以為先生詩集後序 衰殘疲於之華。附名簡端篝火雨窗凄然傷抱不自知涕之涔涔也既以告於子若 自念於先生為後輩生未謀面追不相知獨萬里浪跡窮年死而有略相似者而以 国南、文图 美河 **围值著晚人不能堪灑如也是人山陰張氏自具祖文達公官太平郡佐儋馬先生** 乾隆乙酉正月十四日湿川桂草田先生卒其孙永英方以醫名吾都先生病戒家 之生五子。伯仲各擅變譽先生行三、性至考、超难尺步事事精習他養並進樣韻識 傳敦本好義於尚氣節博極羣書工詩古文辭書法。旁及兵事地理海内勝流爭下 為特婦者八載乙卯妻兄殷垣客粵東恥書迎養張夫人侍母行舟次韶關暴卒先 人好關水英遠 聞病恥歸季父容清已為具含飯先是先生見予詩之貽書應寫訂 程草田先生家傳 國學扶輪社印

鞖 殿為人營定空數日是必具神仙之目聖賢之心樵夫之尾猶未也更有尚朱之富。 謀得數十金俾科群其先墓側體素係難於走超獨完形家言攀防若獲平地數場 生寄柩於達寄子女於粵歸侍老父父欲為精娶竊念良相不更娶謀還依機然 者歌滋局所耳居朋無他嗜好獨喜臨池尤工大畫原年客金陵李仙李殿挨之 至夜分以為常少年酪謹者則温撫而成勉之儇薄污侈之礼避之若仍性儉而厚 對然有不可一世之志既因伏不遂倘得出泉古寺開亦曠亦悄浮墓者求一見不 蕭君者故莫逆交死不克葬。一子貧且弱先生爱之乃徒張夫人根他所出己唇地 某空走半天下。何意得神筆於此宛陵吳叔琦在座作大書歌有先生絕技天下 可得遇寒士真成必加敬或娓娓竟日人謂是異足與語先生曰若富人公等又爭 数十金受而鍋站他随框選悉反之惟蕭君際可及族弟維効能不難其介即如此 白同鄉趙然乙侍御寄懷詩亦云下華掃千軍往往死毫无其傾倒 可云濟人沒之日無棺而物在多幹親之貧子也先生推父書以覽典討氣常帶 該求書其家祠聯額字高五尺餘聯字亦二尺揮汗立就氣如我虎手君為拜 **囊無一錢時側則具堪則傳獨意父授狼養一嚴冬勿細問之日見村人無架襖** 之矣有老夫款的地那品藏落穆一以古道自律。三数老輩陳說今古一室危坐 一時可想也

益蕭瑟嗣君寄專東聞冠始歸請書垂成故服買異地又卒業醫不言先生息影雪 者述盈蔥每作章草聽脱稿報為人藏堯頗多散較當納子弟云人生百為都是草 吳思瑗早寡孫二人 海山房火遣書半點馬偶以病家居通年再往書忽被遊蝕過半中有秘籍亦厌飛 稿。死後乃勝真耳。可不慎予聞者陳然兄弟友爱最萬季弟容清事先生如父有温 國朝文歷《卷二七 七尺成成幽賞不厭聞前箋如見英捧前詩如對先生矣 前第二十四各易其名語特奇機即自金陵移植雪涛之三笑風花大如盤望高者 能倚雲日趙侍仰稱先生古狂士盖為何有正骨。當其激發時如遇魯仲連李太白 聖源來已不可為也已數日竟來年六七有二子。一人即水英女一人。通嵊縣諸生 矣憤痛不自掩疾復作躁甚折樹上木瓜燒湯浴浴龍喘汗不止嗣君所從醫師查 公之風族弟維効從學雪海尚德義精幹解得先生深處生平掉亡早。老親捐館後 月解翟水槐槐父諱泰白字華野名諸生母陶孺人生四子槐行三華野公授經鎮 貞烈丈氏涇處士文義生長女也生而端靜寧言知孝義乾隆士申年三十三冬十 一輩人也予既以不禮一面為恨又很未親所者全集獨前花詩長礼出入懷袖閒 丈氏貞烈傳

父母博之中懷異議氏竊聞欲歸夫家記解拜墓父母不知也既覺大悔追及之犯 涕問稿人謂且,吾兒苦頭矣强使追飲食父母遣人迎數四不住。三或後始一歸軍 二月槐病益劇氏來視疾涕泗橫流槐亦泣下尚稿人日病如此可復傷厥心洛新 扶掖間孺人憂之日病體不可夫婦同居因若送新婦歸爾病愈相迎可予食日話 留不得家人确怪其往來倏忽云水柱娶汪氏生二子長守赤汪桑守赤在孩抱氏 婦直亞嚴氏飲沒而去通月槐卒民臨喪畫夜號飯絕食飲骨毀形銷聞者莫不流 南制府署記手並業信伸水柱獨任家務機有贏疾遇婚期出應郡試比歸伯兄水 歸高泣曰。亦惟死耳。既殯高自經家人驚換文氏以築里住視謂曰相約同行也高 室哭失聲既葬季水杓留墓所仲先馳歸為守赤望日成婚禮禮成氏不勝趣入卧 克與經畫五六年得十金為助昨歲冬十二月伊議葬父母於銅陵極將發氏詣骨 勞民紡績共勤苦雨手痛憊不停工。一燈課兒訓勉切至今守亦如孝弟笑言不為 思撫之華野公歸自海立守亦為槐後氏事舅姑甚多舅姑先後殁家倍君仲有其 果病馬槌居宿於外。合卺未行。而遺伯兄丧。哀痛其劳。疾大作明年正月始入尽資 國阴文涯 とそこと 内日唇事畢矣先是的餘機從兄諸生肅病革謂其繼配高氏曰我無子且死汝安 請書能之胥氏力也外家斯落父亡氏出紡績所精以助喪母喪亦如之一弟貧不

孝婦也撫孫成立授室乃云事畢從良人地下。是烈婦而又慈母也力疾作若積金 年四十二是為壬辰十二月十八日。程君永英固請余為家傳而詳其事以告日吾 謂完人中帽云乎哉 絕倚雲日烈婦自夫亡後未當須史忘死盖二十年如一日也首人云死易立孙難 之門君子激揚之意奈何敢殺其雜 佐父母丧為弟謀娶又克孝於親而友於兄弟者也女婦若此可謂難矣嗚呼節孝 别而真是貞女也甘載完貞是節婦也色養舅姑侍疾居喪備極良謹葬而後死是 高祖支下四日之内。一門雙烈文氏嫂尤可謂從容就義者也當吾兄疾篤結梅粹 不死何守者怠赶見及不果仍自經蓋即守亦婚期而聞三日夜分文氏亦自經死 **旦汝有子。巨吾所以遲遽者蓋有所難今吾事罪可從良人地下矣高氏絕粒五日** 如烈婦者兼之矣即古之程嬰何以加馬且其於員姑父母兄弟間問有故事是之 コールー ラフ・コン 二二一選學扶賴社印